



類函 百六七



三百六八 儀飾
三百六九 儀飾

加
427
167





明
43
清
427
卷
167

新金田圖書

此係明治八年八月廿八日
所購諸田一人以贈
此係明治八年八月廿八日
所購諸田一人以贈

新金田圖書印

淵鑑類函卷三百六十八

儀飾部二

鼓吹

一

印

增文獻通考曰按漢志言漢樂有四其三曰黃門鼓吹

樂天子宴羣臣之所用四曰短簫鏡歌樂軍中之所用
則鼓吹與鏡歌自是二樂而其用亦殊然蔡邕言鼓吹
者蓋短簫鏡歌而俱以為軍樂則似漢人已合而為一
矣但短簫鏡歌漢有其樂章魏晉以來因之大槩皆叙
述頌美時主之功德而鼓吹則魏晉以來以給賜臣下
上至王公下至牙門督將皆有之且以為葬儀蓋鏡歌

上同乎國家之雅頌而鼓吹下儕乎臣下之鹵簿非惟所用尊卑懸絕而俱不以爲軍中之樂矣至唐宋則又以二名合爲一而以爲乘輿出入警嚴之樂然其所用柷鼓金鉦鐃鼓簫笳橫吹長鳴篳篥之屬皆俗部樂也故郊祀之時太常雅樂以禮神鼓吹嚴警以戒衆或病其雅鄭雜襲失齋肅寅恭之誼者此也又鼓吹本軍中之樂郊禋齋宿之時大駕鹵簿以及從官六軍百執事輿衛繁多千乘萬騎旅宿以將事蓋雖非征伐而所動者衆所謂軍行師從是也則夜警晨嚴之制誠不可廢至於冊寶上尊號奉天書虞主祔廟皆用之則不類矣

唐六典曰周禮鼓人中士六人掌六鼓四金之音所謂雷鼓靈鼓路鼓鼗鼓磬鼓晉鼓金錡和鼓金鐃節鼓金鐃止鼓金鐸通鼓 西京雜記曰漢朝輿駕有象車鼓吹十三人中道 晉輿服志曰中朝大駕鹵簿先象車鼓吹一部次黃門前部鼓吹次黃門後部鼓吹 唐儀衛志曰天子居曰衙行曰駕出入則撞鐘庭設樂宮道路有鹵簿鼓吹 六典曰白鷺車名鼓吹車上施層樓樓上有翔鷺棲焉 又曰鼓吹令掌鼓吹施用調習之節以備鹵簿之儀丞爲之貳凡大駕行幸鹵簿則分前後二部以統之前部柷鼓十二夾金鉦十二大鼓長

洪武書卷三十一
二
鳴皆百二十鏡鼓十二歌簫笳次之大橫吹百二十節
鼓二笛簫感篥笳桃皮感篥次之擗鼓夾金鉦皆十二
小鼓中鳴皆百二十羽葆鼓十二歌簫笳次之後部羽
葆鼓十二歌簫笳次之鏡鼓十二歌簫笳次之小橫吹
百二十笛簫感篥笳桃皮感篥次之法駕則三分減一
小駕則減大駕之半皇太后皇后出則如小駕之制凡
皇太子鼓吹亦有前後二部親王以下亦各有差

鼓吹二

原漢書曰秦始皇末班懿避地樓煩致馬牛羊二千羣
值漢初定與民無禁當孝惠高后時以財雄邊出入七

獵旌旗鼓吹 又曰韓延壽在東郡植羽葆鼓車吹車
東觀漢記曰段熲起於徒中為并州刺史有功徵還
京師熲乘輕車介士鼓吹曲蓋朱旗騎馬蔽日 又曰
建初八年稱班超為將兵長史假鼓吹幢麾 應劭漢
官儀曰鼓吹為國盤娛禦侮爪牙 吳志曰孫權拜諸
葛恪撫越將軍領丹陽太守授祭戟武騎三百拜畢令
恪備威儀作鼓吹導引歸家 江表傳曰孫策賜周瑜
鼓吹贈賜莫與為比策令曰周公瑾英俊異材與孤有
總角之好骨肉之分前在丹陽發衆及船糧以濟大事
論德酬功此未足以報也 又曰周泰為濡須督統諸

將諸將以泰本出賤微咸輕傲之孫權乃入泰營於都
巷中張縵大請宮僚使泰脫衣幘見其瘡痕匝體指瘡
而問何地戰傷泰具對權把其臂流涕曰卿爲孤兄弟
戰不惜命身如漆刻孤何心而不待卿以骨肉之恩使
泰以兵馬導從出作鼓吹 吳曆曰曹公出濡須口吳
主乃自乘船從濡須口入曹公嚴兵待之乃作鼓吹迴
還曹公見吳舟船器仗法伍整肅乃歎曰養兒當如孫
會稽劉表子直是豚犬耳 吳質列傳曰質爲北中郎
將朝京師文帝喜其到比至家問訊相續詔將軍列鹵
簿作鼓吹望闕而止 荆州先賢傳曰羅獻以太始三

年進位冠軍假節給大車增鼓吹榮戟 語林曰陸士
衡爲河北督已被間搆內懷憂懣聞衆軍警角鼓吹謂
其司馬曰我今聞此不如華亭鶴鳴 俗說曰桓元作
詩思不來輒作鼓吹旣而得句云鳴鶴響長阜歎曰鼓
吹固自來人思 **增**崔豹古今注云漢代鼓角橫吹者
始於張騫使西域得摩訶兜勒二曲其後李延年因之
立爲二十八解若隴頭折楊柳赤之陽黃鵠覃子望行
人出關入關出塞入塞之曲是也 宋志曰祥符三年
趙安仁林特上天書車輅鼓吹儀仗帝御崇政殿召宗
室輔臣觀圖 又曰慶曆五年太常禮院言升祔二后

請如四年改上諸后尊謚用兵部黃麾仗天慶殿細仗
太常鼓吹儀仗人數從之

鼓吹三

增六鼓

四金

俱見鼓

來思

立解

俱見鼓

揚德

賜功

蔡邕曰鼓吹軍樂也黃帝岐伯所作以揚德建武勸士風敵

假七郡

給五

吹天子

所以宴樂羣臣短簫鑼歌鼓吹之章耳亦以賜有功諸侯也

假七郡

給五

校晉中

興書曰漢武帝時南平交趾九真日南合浦南海鬱林蒼梧七郡交州刺史以鼓吹之文獻通

典章

駭眾聽

孫毓東宮鼓吹儀曰禮樂之教義有所

風易俗

魏畧曰夏侯儒為制南將軍山始二年朱然

圍樊城

城中守將求救其急儒遣屯城外以兵少不敢

妄動但作鼓

尋變聲

陵危節

陸機鼓吹賦曰曲每

增臨川夢聞

清越湖高冥而相絡

增臨川夢聞

江夏射中

通考曰晉江左初臨川太守謝擣每寢夢聞鼓吹有人

追贈長水校尉葬給鼓吹焉又云謝尚為江夏太守

即尚應聲中之甘寧入敵范慎宴賓江表傳曰曹

步騎四萬臨江飲馬孫權率眾七萬應之密勅甘寧

使夜入魏軍寧乃還手健兒百餘人竟詣公營使拔

寧已還入營作鼓吹爾萬歲吳錄云太尉范慎在武

賓客作鼓吹日宴飲

鼓吹四

原諧捷

世說曰王大將軍自言知打鼓帝令取鼓與之

儀節師

於坐振袖而起揚榘奮擊音節諧捷神氣豪上

鼓吹

音節諧捷神氣豪上

五

鼓吹

旁若無人舉抑揚何承天鏡歌詩序曰聲音抑

坐歎其雄爽抑揚揚精妙瑰璋世亦不易言也

深情進伍緝之補鏡歌辭曰古鏡歌有巫山高有所思

今進酒及芳樹皆鼓吹辭似有深情聊廣其音以補

也鼓吹字鼓吹而得筆法意

門庭之內草萊不剪中有肉鼓吹

不樂嘗聞捶楚之聲

淵之潛魚落震天動地

九天之高禽

雷風化民和神

神人古之軍聲

作議曰鼓吹者蓋古之軍聲振旅獻捷之樂也

事不當後因以為制用之期會用之道路焉所以顯德

明功派武和眾求使後世

無忘其章率而合宜者也

帝之寶器

孟達鼓吹

命會羽覆敗先主恨之

鼓吹達既懼罪又忿恚封遂發表辭先主不和封尋奪達

增孟嘗不測之泉

別無一樂之名也

子朝鼓吹入東掖門

於門外奏効保傳以下詔赦之然後入

鼓吹五

原賦晉陸機鼓吹賦曰原鼓吹之攸始蓋稟命於黃軒

播威靈於茲樂亮聖器而成文騁逸氣而憤壯繞煩手

儀飾部

鼓吹

六

乎曲折舒飄颻以遐洞卷徘徊其如結及其悲唱流音
彷徨依違含歡嚼弄乍數乍稀音躑躅於脣吻若將舒
而復迴鼓砰砰以輕投簫嘈嘈而微吟詠悲翁之流思
怨高臺之難臨顧穹谷以含哀仰歸雲而落音節應氣
以舒卷響隨風而浮沉馬頓跡而增鳴士嘖感而沾襟
若乃巡郊澤戲野坳奏君馬詠南城慘巫山之遐險歡
芳樹之可榮

原表魏曹植謝鼓吹表曰許以簫管之樂榮以田遊之
嬉陛下仁重有虞恩過周旦濟世安宗實在聖德 梁
簡文帝讓鼓吹表曰寬博為善不飾被於聲明緣寵成

功未增榮於鏡管豈宜響芳樹於西河鳴朝飛於黑水
彼已之譏何懼尸素之誠知慚 江淹為齊高帝讓前
部羽葆鼓吹表曰臣聞國容軍禮旌羽昭其華車騎品
第鑿蕤藹其飾世教以之垂采民聽以之流文故勒岫
銘海之功鞞革寫其詠戡難夷邦之業管竹凝其聲朱
鷺元雲既錫上德巫山芳樹以被奇勳 陳江總謝勅
給鼓吹表曰略尋近古逆聽前事王文憲匡佐革命沈
隱侯經綸始運騎吹之榮猶難忝冒以臣況此實非倫
輩豈可更崇文物重假名器高臺迢遞未朱夏而登臨
芳樹華滋非青春而奏曲

璽

增說文曰璽王者印也以守土故字從土籀文從玉
 漢舊儀曰秦已前民皆以金銀銅犀象為方寸璽各服
 所好漢以來天子獨稱璽又以玉羣臣莫敢用也 莊
 子曰焚符破璽而民朴鄙 呂氏春秋曰民之於上若
 璽之於塗也印之以方則方印之以圓則圓 應劭漢
 官儀曰天子有傳國璽文曰受命於天既壽且康 漢
 書曰璽皆五螭虎紐凡六其文亦殊文曰皇帝行璽皇
 帝之璽皇帝信璽天子行璽天子之璽天子信璽外有
 大藍田玉璽文曰受天之命皇帝壽昌皆以武都紫泥

封青囊白素裏兩端無縫尺一櫃中約署 又曰皇后
 璽其文曰皇后之璽金螭虎紐 漢輿服志曰天子有
 傳國璽及八寶皆以玉為之神寶以鎮中國藏而不用
 受命璽以封禪禮神皇帝行璽以報王公書皇帝之璽
 以勞王公皇帝信璽以名王公天子行璽以報四夷書
 天子之璽以勞四夷天子信璽以名四夷大朝會則符
 璽郎進神璽受命於御座行幸則合八寶為五輦函封
 從於黃鉞之內 又曰太皇太后皇太子及妃璽皆以
 金為之藏而不用太后封令書以宮官印皇后以內侍
 省印皇太子以左春坊印妃以內坊印 唐六典曰自

晉至梁相傳謂之鎮璽 北史記曰后妃傳典琮三人
掌琮璽翫器 文獻通考曰隋制皇后有金璽盤螭紐
文曰皇后之璽冬正大朝則并璜琮各以笥貯進於座
隅 韓愈曰相欺也為之符璽以信之 鄧析書曰為
之符璽以信之則并與符璽而竊之

璽二

增春秋運斗樞曰黃帝時黃龍負圖中有璽章文曰天
王符璽 又曰黃龍五采負圖而出舜前白玉檢黃金
押黃金繩芝為封泥兩端有文曰天王有玉璽五字博
表三寸 周書曰湯放桀大會諸侯取璽置天子之座

拾遺記曰武王滅紂樵夫牧豎探烏巢得赤玉璽文
曰水德方滅火祚方盛字皆大篆 漢書曰孔子稱封
泰山禪梁父可得而數七十有二君封者金泥銀繩印
之以璽 春秋後語曰秦破魏軍於華陽走孟卯王使
段干木子與秦南陽蘇代謂王曰欲璽者段干木子也
欲地者秦也今王使欲地者制璽欲璽者制地魏地不
盡則不和也 玉璽譜曰傳國璽是秦始皇所刻其玉
出藍田山丞相李斯篆其文曰受命於天既壽永昌漢
高祖還定三秦秦王子嬰獻此璽及高祖即位仍佩之
因以相傳號傳國璽漢昭帝時殿中一夜相驚霍光召

持節郎取璽郎不與光欲奪之郎按劍曰頭可得璽不可得光善之明日遷郎秩二等光後廢昌邑王賀立宣帝光自手解取賀璽扶下殿至平帝時王莽篡位就太皇太后求璽乃出璽投之地璽上螭一角缺及莽敗帶璽綬避火於漸臺商人杜吳殺莽取綬不知取璽及莽首太尉公賓就斬莽首及得璽持詣弘農掾王憲憲得璽無所送乃自乘天子車輦將軍李松入長安斬之送璽詣宛上更始赤眉大司馬謝祿至高陵更始奉璽於赤眉立劉盆子建武三年盆子敗於宜陽赤眉君臣面縛奉光武以高帝璽傳至獻帝董卓作亂典璽者投諸

洛陽城南井中孫堅討卓至洛其帳下兵見井有五色以告堅乃浚井果得璽表紹有僭盜意拘堅妻奪之紹敗徐璆得而上之漢及魏文帝篡漢璽歸於魏隸刻肩際曰大魏受漢傳國之寶晉武帝篡魏璽歸於晉趙王倫篡立使義陽王成就惠帝取璽帝不與強奪之晉永嘉五年漢大將軍王彌入寇洛陽執懷帝及傳國六璽詣平陽獻漢劉曜後為石勒所并璽復屬勒刻一邊云天命石氏石氏為冉閔所滅璽又屬閔閔敗璽存於閔大將軍蔣幹所晉鎮西將軍謝尚遣督護何融購得之以晉穆帝永和八年還江南晉元帝東渡歷數帝無玉

鹽北人皆云司馬家是白板天子 漢文帝紀曰代王
至渭橋羣臣拜謁稱臣代王下拜太尉周勃乃跪上天
子璽符 漢書曰宣帝朝凡二千石有治理者輒以璽
書增秩賜金 又曰王閔王莽叔父哀帝世為中常侍
時董賢為大司馬帝臨崩以璽綬付賢曰無妄以與人
時國無嗣主內外恐懼閔白元后請奪之即帶劔至宣
德闈謂賢曰宮車晏駕國嗣未立君受恩深重當俯伏
號泣何事久持璽綬以待禍至耶賢不敢拒乃跪授璽
綬 後漢書曰涿郡太守張豐執使者舉兵反自稱無
上大將軍與彭寵連兵四年祭遵朱祐破之初豐好方

術有道士言豐富為天子以五綵囊裹石繫豐肘云石
中有玉璽豐信之遂反及執當斬猶曰肘石有玉璽遵
為破之豐乃知被詐仰天歎曰當死無所恨 又曰光
武賜竇融璽書曰今益州有公孫子陽天水有隗將軍
方蜀漢相攻權在將軍舉足左右便有輕重以此言之
欲相厚豈有量哉今之議者必有任囂教尉佗制七國
之計王者有分土無分民自適已事而已因授融涼州
牧璽書至河西河西皆驚以為天子明是萬里之外
續漢書曰獻穆曹后曹操之女也魏受禪遣使求璽綬
后怒以璽綬抵軒下因涕泣橫流曰天不祚此璽 魏

志曰太祖崩洛陽賈逵與喪事時鄢陵侯彰行越騎將軍從長安來赴問逵先王璽綬所在逵正色曰太子在鄴國有諸副先王璽綬非君侯所宜問也 又曰太和元年甄豫初營宗廟掘地得玉璽方一寸九分其文曰天子羨思慈親明帝爲之改容 魏略曰司馬景王廢齊王芳使郭芝入白太后取璽綬太后取璽綬置坐側及迎高貴鄉公又請璽綬太后曰我見高貴鄉公小時識之明日我欲自以璽綬手付之 蜀志曰太傅許靖等上言先主曰前關羽圍于樊襄陽襄陽男子張嘉王休獻玉璽璽潛漢水伏於淵泉暉景燭耀靈光徹天夫

漢者高祖本所起定天下之國號也大王襲先帝軌迹亦興於漢中也今天子玉璽神光先見璽出襄陽漢水之末明大王承其下流授與以天子位瑞命符應非人力所致 晉書曰義陽王威無操行附趙王倫逼帝奪璽綬倫敗惠帝反正曰阿皮撥吾指奪吾璽綬不可不殺阿皮威小字也於是誅威 晉中興書曰義熙十二年左衛兵陳陽於府事前淮水中得璽其文曰王者不隱其過則玉璽見璽亦璽也 崔鴻十六國春秋前趙錄曰河瑞元年汾水中得玉璽文曰有新保之蓋王莽璽也獻者因增深海光三字淵以爲己瑞大赦 又前

涼錄曰張寔元年蘭池趙嬰上言於青澗水中得一玉璽鉗鈕光照水外文曰皇帝璽羣僚上賀寔曰何忽有此言乃送之於京師 晉書載記曰苻堅奔五將山姚萇遣將軍吳忠圍之堅衆奔散神色自若俄而忠至執以歸新平幽之於別室萇求傳國璽曰萇次膺符曆可爲惠聖矚目叱之曰小羌乃敢干逼天子豈以傳國璽授汝羌也圖緯符命何所依據五胡次序無汝羌名違天不祥其能久乎璽已送晉不可得也 宋書曰蔡興宗拜侍中每正言得失無所顧憚孝武新年拜陵興宗負璽 齊書曰謝朓爲宋侍中領秘書監及高帝受

禪朓當日在直百僚陪位侍中當解璽朓佯不知曰有何公事傳詔云解璽授齊王朓曰齊自應有侍中乃引枕卧傳詔懼乃使稱疾欲取兼人朓曰我無疾何所稱遂朝服步出東掖門乃得車還宅是日遂以王儉爲侍中解璽即勸武帝誅朓高帝曰殺之則成其名正應容之度外 北齊書曰辛術鎮廣陵獲傳國璽送鄴文宣以璽告於太廟此璽即秦所制方四寸上紐交盤龍二漢相傳又歷魏晉懷帝敗沒於劉聰聰敗沒於石氏石氏敗晉穆帝永和中襄陽太守戴僧施得之遣督護何融送於建鄴歷宋齊梁敗侯景得之景敗侍中趙思

賢以璽投景南兗州刺史郭元建送於術故術以進焉
後周書曰宇文氏其先曰普迴因狩得玉璽三鈕有
文曰皇帝璽普迴異之以爲天授其俗謂天曰宇因號
宇文國并以爲氏 唐書曰竇建德戮於長安市齊善
行乃與裴矩及建德妻奉山東地并傳國八璽來降
又曰太宗刻元玉璽以白玉爲螭首文曰皇天景命有
德者昌至武后改諸璽皆爲寶中宗即位復爲璽開元
六年復爲寶初改璽書爲寶書改傳國璽爲承天大寶
又曰肅宗元年建子月十六夜女尼真如忽見二阜
衣引至一所見天帝因出寶授真如曰汝往令刺史崔

旻進達於天子肅宗寢疾方甚視寶召代宗謂曰汝自
楚王爲皇太子今上天賜寶獲於楚州天祚汝也寶宜
受之代宗再拜受賜即以寶應紀年云 五代史曰
唐莊宗將入汴梁主復召宰相謀之鄭珣請自懷傳國
寶詐降以紓國難梁主曰今日固不敢愛寶但此策竟
可了事否珣俛首久之曰但恐未了左右皆縮頸而笑
梁主日夜涕泣不知所爲置傳國寶於卧内忽失之已
爲左右竊之迎唐軍矣 又曰晉天福三年中書門下
奏准勅製皇帝受命寶宜以受天明命惟德允昌爲文
刻之 宋史曰舊制乘輿六璽唐改爲寶唐末喪亂或

多亡失周廣順中詔造二寶曰皇帝承天受命之寶及
皇帝神寶宋太祖受命二寶猶傳至太宗別制承天受
命之寶至道三年中書門下言皇帝受命寶請以皇帝
恭膺天命之寶為文詔曰可 文獻通考曰宋真宗大
中祥符中又別製恭膺天命之寶天下同文之寶用於
封禪昭受乾符之寶以印密詞 又曰仁宗明道元年
禁中火寶冊悉焚其年九月改作寶及冊命參知政事
陳堯佐書受命寶薛奎書尊號冊寶宰臣張士遜書仁
宗為皇太子冊參知政事晏殊書皇太后尊號冊寶二
年冊寶成三司言用黃金二千七百兩為法寶物詔

易以銀而塗黃金初真宗嘗為昭受乾符之寶前此亦
焚遂詔宰相陳執中書欽崇國祀之寶以代凡齋醮表
章用焉 又曰哲宗紹聖三年咸陽縣民段義斲地得
古玉印光照滿室四年十二月上之詔禮部御史臺以
下參驗五年三月翰林承旨蔡京及講議玉璽官十三
員奏按所獻玉璽色綠如藍溫潤而澤其文曰受命於
天既壽永昌其背螭鈕五盤鈕間有小竅用以貫組又
得玉螭一首白如膏亦溫潤其背亦螭鈕五盤鈕間亦
有貫組小竅其面無文與璽大小相合篆文工作皆非
近世所為臣等以歷代正史考之璽之文曰皇帝壽昌

者晉璽也曰受命于天者後魏璽也有德者昌唐璽也
惟德允昌石晉璽也則既壽永昌者秦璽可知今得璽
於咸陽其玉乃藍田之色其篆與李斯小篆體合飾以
龍鳳烏魚乃蟲書鳥跡之法於今所傳古書莫可比擬
非漢以後所作明矣今陛下嗣守祖宗大寶而神璽自
出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則天之所畀烏可忽哉
漢晉以來得寶鼎瑞物猶告廟改元肆青上壽況傳國
之器乎其沿寶法物禮儀乞下所屬施行詔禮部太常
寺考按故事詳定以聞至四月禮官言五月朔故事當
大朝會宜就行受寶之禮依上尊號寶冊儀有司豫製

沿寶法物并寶進入俟降出權於寶堂安奉前三日差
官奏告天地宗廟社稷前一日帝齋於內殿翼日帝服
通天冠御大慶殿降坐受寶羣臣上壽稱賀 又曰徽
宗大觀元年制八寶時得玉工用元豐中玉琢天子皇
帝六璽疊篆紹聖間得漢篆國璽無檢螭又不缺疑其
一角缺者乃檢也有檢傳攷驗甚詳傳於世帝於是取
其文而黜其璽不用因自作受命寶其方四寸有奇文
皆琢以白玉篆以蟲魚帝自爲之記鎮國受命二寶合
天子皇帝六璽是爲八寶於是下詔曰自昔皆有尚璽
官今雖隸門下後省遇親祠則臨時具負訖事復罷八

寶既備宜重典司之職可令尚書省置官如古之制又
詔曰朕承祖宗休烈萬邦作孚永惟受命之寶當有一
代之制度越百年之久尚循六璽之用或未大備今自
天申命地不愛寶獲全玉於異域得巧工於編氓八寶
既成實無前比殆天所授非人能爲可以來年元日御
大慶殿恭受八寶尚書省言請置符寶郎四員隸門下
省二員以中人克掌寶於禁中從之又政和七年制定
命寶時從于闐得大玉踰二尺色如截肪帝又制一寶
赤螭鈕文曰範圍天地幽贊神明保命太和萬壽無疆
凡十六字篆以蟲魚制作之工幾於秦璽其寶九寸檢

亦如之合前八寶而爲九寶矣又曰高宗紹興十六
年郊祀始陳寶如承平之儀凡中興御府所藏玉寶十
有一金寶三八寶皆高宗皇帝所作一曰鎮國神寶二
受命寶三天子之寶四天子信寶五天子行寶六皇帝
之寶七皇帝信寶八皇帝行寶九大宋受命之寶十定
命寶十一大宋受命中興之寶金寶三一曰皇帝欽崇
國祀之寶二天下合同之寶三書詔之寶又曰遼自
遙輦氏之世受印於回鶻至耶瀾可汗請印於唐武宗
始賜奉國契丹印太祖神冊元年梁幽州刺史來歸詔
賜印綬是時太祖受位遙輦十年矣會同九年太宗伐

洪武類編卷三十一
晉末帝表上傳國寶按傳國寶秦始皇作唐更名受命
寶後遂亡失晉亡歸遼自三國以來僭偽諸國模擬私
製歷代府庫所藏不一莫辨真偽聖宗開泰十年馳驛
取石晉所上玉璽於中京興宗重熙七年以有傳國寶
者爲正統賦試進士天祚保大二年遺傳國璽於桑乾
河焉 又曰金太宗天會三年三月幹魯獻傳國寶時
獲於遼者玉寶四金寶二獲於宋者玉寶十五金寶七
金塗銀寶五玉寶者受命寶一咸陽所得三寸六分文
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相傳爲秦璽也至寧末胡沙虎
既弒主時尚宮左夫人鄭氏掌御璽使黃門取之鄭曰

璽天子所用胡沙虎人臣取之何爲黃門曰今天下大
亂天子尚不自保況璽乎侍御當思自脫計鄭大罵曰
爾天子近侍被恩尤厚君難不以死報之反助逆臣奪
璽我死可必璽不可得也黃門乃退後竟取宣命之寶
授逆黨官職焉 又曰元朝於踐祚之始必布告天下
惟詔西番以粉書詔文於青羅而繡以白絨網以真珠
至御寶處則用珊瑚遣使齎至彼國張於帝師所居處
十三年孟祺以故宋金玉寶及牌印來上命太府監收
之至三十年御史中丞崔彧得玉印以爲傳國璽獻之
時木華黎曾孫碩德已死而貧其妻出玉璽一鬻之或

以告或或召秘書監丞楊桓辨其文曰受命於天既壽永昌此歷代傳國璽也遂獻之故太子妃弘吉刺氏徧示羣臣丞相以下次第上壽慶曰神寶之出實宮車晏駕之後此乃天意屬於皇太孫也乃遣右丞張九思齋授之丘瓊山曰此印得之故相之家楊桓考証以爲秦璽按璽在漢爲元后所擲角有微玷魏文帝刻其旁曰魏受漢傳國之璽今此印非秦所製者明甚疑即宋元符所得於咸陽民家者也 又曰明符璽俱尚寶司官職掌有事請於內既事奉而藏之御璽凡十有四寶璽之大者曰奉天之寶爲唐宋傳寶惟祀天地用之 又

曰建文三年春正月辛酉朔凝命神寶成方一尺六寸九分帝親定其文曰天命明德表正萬方精一執中宇宙永昌先是帝在儲位夢神人致上帝命授以重寶元年使者還西方得青玉於雪山方踰二尺質理溫栗二年春正月帝郊祀宿齋宮夕夢若有覩乃驚寤命玉人琢爲大璽冬十二月工成名凝命神寶至是以告天地祖宗爲文宣示遐邇百官稱賀大宴於奉天門頒賞四夷朝使 又曰明皇后有金冊金寶皇貴妃而下有冊而無寶獨宣德元年以貴妃孫氏有容德請於皇太后製金寶賜之且命太師英國公張輔爲正使少師吏部

尚書蹇義為副使二公元臣也未幾而貴妃有子自是貴妃受寶遂成故事焉

璽三

增投地 抵軒俱見 鬻市 埋庭通鑑曰黃巢破長安魏州僧傳真得

傳國璽以為常玉將鬻之市或識之曰傳國璽也莊宗入魏傳真詣行臺獻之五代史曰蜀世家田令孜為

監軍盜傳國璽而埋之於庭永平二年尚食使歐陽柔治令孜故第穿地得之以獻 試士 建

元上詳璽二晉書載記曰冉閔敗蔣幹以傳國璽送于建鄴慕容儁欲神其事言曆運在已乃以永和八年

元曰元璽 李斯書 王母佩上詳璽二漢武內傳

為棲霞寺僧永得之文獻通考曰梁末侯景之敗也以傳國璽自隨使其侍中兼平原太守趙思賢掌之曰

投佛寺 棄草間唐六典曰侯景敗璽為將侯子監

若我死直沉于江勿令吳兒復得之思賢自京口濟江

遇盜從者棄之草間至廣陵以告郭元建元建取之以

與辛術術 魚鳥文 螭虎紐玉璽譜曰璽博袤四寸

送之至鄴 魚鳥文 螭虎紐魚鳥為文 蔡邕獨斷

曰璽者信也天子璽以玉 玉檢金繩 玉柙銀縷

皆贈印璽玉柙銀縷文貴人長公主銅鑲 龍紐五

上詳璽二後漢禮儀志諸侯王列侯薨 龍紐五

皆贈印璽玉柙銀縷文貴人長公主銅鑲 龍紐五

武元江寧民虞迪墾地得白玉 光照水外 字在

麟璽一細以獻文曰長壽萬年 光照水外 字在

腹中 博三寸長四寸光澤無文向日視之字在腹中

有四字 張嘉來獻 邦昌命齋 負登大散嶺

張邦昌命齋玉璽至文曰大宋受命 負登大散嶺

之寶上見之 擣登元武樓 難上以傳國璽授神策軍使王建負之以

儀飾部

擣登元武樓 難上以傳國璽授神策軍使王建負之以

儀飾部

擣登元武樓 難上以傳國璽授神策軍使王建負之以

從登大散嶺 五代史曰晉石敬瑭反唐主從珂與曹
太后劉皇后雍王重美及宋審虔等攜傳國寶登元武
樓自焚死後契丹入寇遂滅晉出帝與太后遣宗
室延煦延實齋降表及玉璽歸契丹契丹得璽以為製
作不工與前史所傳者異命延煦等還報求真璽出帝
以狀答曰頃路王從珂自焚于洛陽玉璽不知所在此
羣臣備知乃已

璽四

王者之印 詳璽 傳國之器 晉中興書曰戴施得璽
陰懷遠南王彪之議未

詳傳國璽造創之始然歷代以來及太始之初揖遜
禪位以茲相授故是傳國之守器也始得之宜慶賀

表信神祇 神祇在臣則授職君上顯用民下 羨思慈

親 二 詳璽 改授太祖 魏志云天子改 改號宇文 二 詳璽
井氣五色 二 詳璽 黃霧四塞 燕書云元璽六年蔣幹
遣劉猗齎傳國璽詣晉

求救倚負璽私行數里忽黃霧四塞
迷途不得進取乃還易行璽始得去
曰劉琨於龍門河水錫齋九日而受之
克壽永昌曜以長城縣西山石關
別傳曰韓強在長城縣西山石關
中得元璽方四十厚二寸虎以為瑞
表紹向肘 魏武意乃拘孫堅逼求之
舉以向肘 魏武意乃拘孫堅逼求之

張豐繫肘 二 詳璽 簡文拜受 晉中興書曰海西公廢大
法駕奉迎簡文於會稽邸於朝堂變

服著平巾幘單衣東向拜受璽綬

雍州璽者晉泰光十九年雍州刺史緝浹表慕容永稱
藩奉璽方六十厚三寸上蟠螭為鼻合高四寸四分

邊龜文下有八字其文曰受天之命皇帝壽昌烏篆
隱起巧麗驚絕是慕容所制原其所由未詳厥始也

金人劫取 宋宣和初所造九寶其八為金人所劫惟真
之寶 遼主敗遺 於桑乾河元世祖時有札刺爾氏者

也 遼主敗遺 於桑乾河元世祖時有札刺爾氏者

漁於桑乾之濱得之而不識歸其室夜
有光焉察御史楊相辨其文叙而上之
曰元后在家嘗有白燕銜白石大如指墜后績筐中后
取之石自謂為二其中有一文曰母天地后乃合之遂復
并晉璽笥中謂為後皇也
神璽六詳下
璽笥天璽
下士唐書曰秦有符璽令齊置主璽令史於蘭臺以
掌神璽傳國璽與六璽之名符璽因隋
置符璽四人告絳侯周勃從及文帝朝太后以冒祭
絳侯傳曰人有告絳侯周勃從及文帝朝太后以冒祭
提文帝曰絳侯周勃從及文帝朝太后以冒祭
居小縣欲反耶察劉毅徵璽少美譽領司徒
物志頭上謂之官祭劉毅徵璽少美譽領司徒
桓元將軍劉毅問曰璽經何在謚懼山奔裕還之委任
軍將劉毅問曰璽經何在謚懼山奔裕還之委任
初如璽季龍送璽趙封送傳國玉璽太子玉璽各一於

勒伯顏磨璽
監所藏歷代玉璽磨去篆文改造相字
唐書及鷹隼等物以分散其黨與蓋先以奏請故也獨
可他用遂付藝文監收之竟獲
永存豈武氏之智能料之乎

璽五

增詩唐李白詩曰天書降紫泥 元王逢長樂未央玉
璽歌曰赤龍銜日照赤子白蛇橫斃烏騅死東風吹冷
咸陽灰長樂未央連闕起昆吾寶刀截瓊肪陰文小篆
雲漢章盤鸞作紐徑二寸歷歲四百傳天王黃星李
銅爵舞銅仙淚泣如絲雨盜將神器竟不歸璽亦漂淪
頻易主使君購得心良苦君不見豐城有劍氣上衝米

儀飾

船也貫滄江虹陋歌先附蘇卿鴻

寶賦唐開元人咸陽獲寶符賦曰玉鈕惟舊芝泥尚新

姓名 螭文外發鳥篆中陳

寶序唐梁肅受命寶賦序曰鼎之輕重與璽之去留莫不視德之高下位之安危若以負宸之尊被竊鉄之言此片玉耳復何為哉

寶表宋曾肇賀上傳國寶表曰受命之符為時而出自天之祐維聖是承方拜貺於大庭遽均恩於率土官師動色海寓蒙休臣聞夫國璽之有去來猶周鼎之有輕重好治而惡亂舍昏而即明頃自有唐之衰薦更五代

之季伏而不發殆且百年忽爾自歸將傳萬世所以表祖宗積累之慶告社稷靈長之休在聖與仁宜昌而壽陛下沉潛迪摅剛健好生參天地以成能垂子孫而作則果有神物是貽皇家固將配甘露以紀元豈止擬芝房而度曲臣職專守土志切慕君講稱壽之儀阻陪下列奏升中之頌故俟方來 趙南唐代任參賀玉璽表曰天道左旋炎圖復振皇威北暢珍物遄歸元正會朝普率呼抃伏以海嶽所產惟玉稟陽宗廟之傳以璽守位元帝得之興晉祚光武因之洪漢京恭惟皇帝陛下席累聖之休受一謙之益以時和歲豐為上瑞以兵寢

刑措為極功蠲租弛民羣生莫不安業解網恤物異類亦且懷仁函封遠致不知何國之白環篆刻孔彰咸曰寧王之大寶故府之藏既入神州之復可期臣病解樞機勉之藩服觴稱萬壽自憐遂隔於慶儀品列三金猶幸獲供於貢職

增記宋鄭文寶玉璽記載傳授本末曰秦璽者李斯之魚蟲篆也其圍四寸至漢謂之傳國璽迄於獻帝所寶用者秦璽也歷代皆用其名永嘉之亂沒於劉石永和之世復歸江左者晉璽也太元之末得自西燕更涉六朝至於隋代者慕容燕璽也劉裕北伐得之關中歷晉

暨陳復為隋有者姚秦璽也開運之亂沒於耶律女真獲之以為大寶者石晉璽也蓋在當時皆誤以為秦璽而秦璽之亡則已久矣

增論宋胡致堂論曰有天下者必汲汲於一璽求之不得則歉然若郡守縣令之官而未視印紱也夫璽何所本哉二帝三王不聞傳是物而後為君也舜受之堯禹受之舜湯受之禹文武受之湯先聖後聖若合符節者豈符之謂歟故詩書春秋紀事詳矣曾不及璽獨秦誇大使李斯以蟲鳥之文刻之美玉兼稱皇帝以識詔令自是而後始有璽書使秦善也而璽無所本固不當法

使秦不善也而璽雖美擊而破之為宜又何足傳也故嘗論之官府百司之印章一代所為而受之君者也不可以失失之則不敬天子之璽亦一代所用而非受之於天者也必隨世而改不改則不新故漢有天下當刻漢璽而不必襲之秦唐有天下當刻唐璽而不必襲之隋所以正位凝命革故而取新也苟以為不然曷不於二帝三王監之彼世之璽以亂亡毀逸者固多矣必以相傳為貴又豈得初璽如是之久耶

印一

原釋名曰印信也所以封物以為驗也亦言因也封物

相因付也衛宏漢舊儀曰諸侯王印黃金橐駝鈕文曰璽列侯黃金印龜鈕文曰印丞相將軍黃金印龜鈕文曰章中二千石銀印龜鈕文曰章千石六百石四百石銅印鼻鈕文曰印**增**崔豹古事注曰奏劾者絺為

囊盛印於前示奉法而行非奏劾者以青繒為囊盛印於後文獻通考曰宋制諸王嗣子金印紫綬郡公侯嗣子銀印青綬尚書令僕射中書令監秘書監銅印黑綬諸校尉中郎將銀印青綬縣鄉亭侯金印紫綬諸都尉校尉中尉銀印青綬州郡史銅印墨綬御史中丞都水使者銀印墨綬匈奴護羌諸校尉銅印青綬尚書左

儀飾部

尚書禮部

印

右丞秘書丞銅印黃綬 又曰梁制乘輿印璽及皇太子諸王五等國封皆略如齊制鄉亭關內關中及各號侯諸王嗣子金印龜鈕關外侯銀印珪鈕諸縣署令秩千石者州郡大中正郡中正銅印環鈕公府令史亦同 又曰陳制宮中大事用璽小事用門下典書坊印三品以上皆金銀章四品銀印五品以下皆銅印竝方一寸皆龜鈕 又曰北齊天子有督攝萬機印一鈕以木爲之長尺二寸廣二寸五分皆上爲鼻鈕腹下隱起篆文書督攝萬機四字此印常在內唯以印籍縫用則左戶部郎中度支尚書奏取印訖轉納 唐六典曰左藏

令掌邦國庫藏之事凡出給先勘木契然後錄其名數及請人姓名署印送監門乃聽出若外給者以墨印印之 唐會要曰建中三年詔中書門下兩省各置印長慶三年鑄御史臺行從印二出使印二 文獻通考曰唐制天子巡幸則京師東都留守給留守印諸司從行者給行從印 宋史輿服志曰兩漢以後人臣者金印銀印銅印唐制諸司皆用銅印宋因之諸王及中書門下印二寸一分樞密宣徽三司尚書省諸司印方二寸惟尚書省印不塗金餘皆塗金節度使印方一寸九分塗金餘印竝方一寸八分惟觀察使塗金 文獻通考

宋制禁中所用別有三印一曰天下合同印中書奏
覆狀用之二曰御前印樞密院宣命及諸司奏狀用之
三曰書詔印翰林詔勅別錄勅榜用之皆鑄以金又
曰淳化五年賜諸王印章至道元年鑄左右春坊印紹
興三十二年鑄皇子鄧慶恭三王印又曰祥符二年
鑄龍圖閣印文曰龍圖閣御書記天禧元年秦州奏澶
州軍士王貴自云得于闐玉印一以獻四年編御集朱
允中等言御製書印三請用金鑄從之又曰宋英宗
治平三年命知制誥邵泌殿中丞蘇唐卿詳定天下印
文泌唐卿皆通篆籀尋復廢罷亦無所釐改焉神宗熙

寧四年詔中外奉使除文臣兩省武臣橫行已上不以
職務緊慢餘官如使外國接送伴體量安撫制勘之類
給奉使印餘給銅記以奉使朱記為名元豐四年詔三
省印銀鑄金塗給事中印為門下外省印舍人印為中
書外省印六年別鑄禮部貢舉之印舊制貢院有印院
廢印亦隨毀禮部遇鎖試則牒印廢事故也又詔臣僚
所授印亡歿竝賜隨葬遼史志曰杓宸印杓宸鷲鳥
之總名以為印紐取疾速之義行軍詔賜將帥用之道
宗賜耶律仁先鷹紐印即此續文獻通考曰遼制皇
后印文曰皇后教印吏部印文曰吏部之印銀鑄以印

文官制誥兵部印文曰兵部之印銀鑄以印武職制誥
契丹樞密院契丹諸行軍部署漢人樞密院中書省漢
文諸行宮都部署印並鑄文不過六字以上又曰金
天會六年始詔給諸司印其前所帶印記無問有無新
命悉上送官敢匿者國有常憲至正隆元年以內外官
印新舊名及階品大小不一有用遼宋舊印及契丹字
者遂定制命禮部更鑄又曰元制一品衙門用三臺
金印二品三品用兩臺銀印其餘大小衙門印雖有大
小不同皆用銅其印文皆用八思麻帝師所製蒙古字
書輟耕錄曰今蒙古色目人之爲官者多不能執筆

花押例以象牙或木刻而印之宰輔及近侍官至一品
者得旨則用玉圖書押字非特賜不敢用然按周廣順
二年平章李穀以病臂辭位詔令刻名印用據此則又
押字用印之始也續文獻通考曰明制各衙門印信
俱禮部鑄印局專管鑄造印信俱有定式其後又有鑄
換辨驗等例凡開設各處衙門合用印信劄付鑄印局
官依式鑄造給降其有改鑄銷毀等項悉領之凡內外
各衙門印信年久篆文平乏不堪用使具奏鑄換候領
新印然後以舊印繳納凡在外文移到京悉送鑄印局
辨其印信真偽

印二

灌拾遺記曰禹治水黃龍曳尾於前元龜負青泥於後龜領下有印文皆古文作九州山水之字禹所穿鑿之處皆使青泥封記其所使元龜印其上後世印章皆肇此也 史記曰秦會稽太守殷通聞陳涉起欲發兵應涉使項梁將梁使兄子籍拔劍斬守頭佩其印綬門下大驚亂籍所擊殺數十百人一府中皆懼伏莫敢起 又曰張耳責讓陳餘餘怒曰不意君之望臣深也豈以臣重去將哉乃脫解印綬與耳耳不敢受餘走如厠客有說耳者曰天子不取反受不祥急取之乃佩其印遂

收其兵由此有大隙 又曰酈寄與典客劉謁說呂祿曰帝使太尉守北軍欲足下之國急歸將印辭去不然禍且起呂祿遂解印與典客而以兵授之太尉 漢書嚴助曰陛下以方寸之印尺二之組鎮撫方外不勞一卒不煩一戟而威德竝行 史記曰漢武帝遺詔以討莽何羅功封金日磾為秬侯日磾以帝少不受封輔政歲餘病困大將軍光白封日磾卧受印綬 又曰漢元帝時石顯為中書令與僕射牢梁少府五鹿充宗結黨附者皆得寵位民歌曰牢邪石邪五鹿客耶印何纍纍綬若若耶言其兼官據勢也 衛青傳曰元朔五年春

令青將三萬騎出高闕圍右賢王得右賢禪王十餘人
還至塞天子使使者持大將軍印即軍中拜青為大將
軍烏孫傳曰漢都護韓宣奏烏孫大吏大祿大監賜
金印紫綬西域傳曰凡國五十自譯長城長君監吏
大祿百長千長都尉且渠當戶將相至侯王皆佩漢印
綬凡三百七十六人漢書曰王莽篡位遣謁者即拜
龔勝太子師友祭酒以印綬就加勝輒推不受曰吾受
漢恩厚無以報今老矣旦暮入地豈宜以一身事二姓
下見故主哉東觀漢記曰更始立以上為太常偏將
軍時無印得定武侯家丞印佩之後漢書曰寇恂初

為功曹太守耿況甚重之王莽敗更始立使使者徇郡
國曰先降者復爵位至上谷況迎上印綬使者納之一
宿無還意恂勒兵入見使者曰天下初定使君建節銜
命郡縣莫不延頸傾耳今始至上谷而先墮大信將復
何以號令他郡乎使者不應恂叱左右以使者命召况
恂進取印綬帶于况使者不得已乃承制詔之况受命
而歸又曰東漢光武欲保全功臣爵土不令以吏事
為過遂罷左右將軍官耿弇等上大將軍印綬皆以列
侯就第加位特進奉朝請東平王蒼傳曰永平十一
年正月來朝月餘還國明帝懷思乃遣使手詔國中傳

漢書卷三十一
三十一
曰日者問東平王處家何等最樂王言爲善最樂其言甚大今送列侯印十九枚諸子年五歲已上能趨拜者皆令帶之 東觀漢記曰馬援上書言臣所假伏波將軍印書伏字大外嚮成臯令臯字爲白下羊丞印四下羊尉印白下人人下羊即一縣長吏印文不同恐天下不正者多符印所以爲信也所宜齊同薦曉古文字者事下大司空正郡國印章奏可 後漢書曰東漢桓帝初受學於周福後以福爲尚書時語曰因師獲印周仲進仲進福字也 又曰獻帝遷許徐璆以廷尉徵當詣京道爲表術所劫術死軍破璆送前所假汝南東二郡

印綬司徒趙溫謂璆曰君遭大難猶存此耶璆曰昔蘇武困於匈奴不墜七尺之節況此方寸印乎 又曰延熹八年沛國戴異得黃金印無文字遂與廣陵人龍尚等共祭井作符書稱太上皇伏誅 又曰張魯在漢中民有地中得玉印者羣下欲尊魯爲漢寧王功曹閻諫以必爲禍先魯從而止 魏武設官令曰魏諸官印各以官爲名印如漢法斷二千石者章 魏志曰咸熙元年鎮西將軍衛瓘上雍州兵於成都縣得碧玉印各一印文似成信字依周成王歸禾之義宣示百官相國府 又曰平原太守劉份取印囊及山雞毛著器中使管

輅策之輅曰內方外圓五色成文合寶守信出則有章
此印囊也 晉輿服志曰諸假印綬而官不給鞶囊者
得自具作其但假印不假綬者不得側綬鞶古制也漢
世著鞶囊者佩在腰間或謂之綬囊 晉中興書曰趙
王倫僭位而以苟且之惠取悅人情金銀冶鑄不給於
印故有白板之侯君子恥服其章 宋書曰孔琳之爲
尚書左丞揚州中從事史建言曰夫璽印者所以辨章
官爵立契符信貴在仍舊無取改作今世惟尉一職獨
用一印至內外羣臣每遷悉改終年刻鑄喪功消實金
銅銀炭之費不可稱言非所以因循舊貫易簡之道愚

請衆官即用一印無煩改作若新置官官多印少又或
零失然後乃鑄則仰裨天府非唯小益 齊書曰巴西
人趙續伯反奉其鄉人李弘爲聖王弘乘佛輿以五綵
裹青石誑百姓云天與玉印當王蜀後敗 梁書曰何
思澄自廷尉正遷治書侍御史宋齊以來此職甚輕天
監初始重其選車前依尚書二丞給三駟執盛印青囊
舊事紕彈印綬在前故也 又曰王瑩拜將軍印工鑄
其印六鑄而龜六毀旣成鎮空不實補而用之居職六
日暴卒 後魏書曰孝昌中於廣平王第掘得故玉印
勅召祖瑩與李瑛辨之瑩曰此于闐國玉晉太康中所

獻乃以墨塗字觀之果然時稱其博物 唐書曰唐肅宗在靈武鑄印追兵文曰六合大同之印 又曰裴度平章中書失印自如左右白復於故處得之度不應或問其故曰此必吏人盜之以印書券耳急則投水火緩則復故處時服其識量 唐會要曰正元十年詔賜南詔蠻異牟尋鑄印一用黃金銀為窠其文曰正元冊南詔印 又曰朱泚遣其將韓旻領兵三千趣奉天時奉天未有武備泚召段秀實與謀秀實陰圖之乃與將吏謀殺泚且欲遣韓旻兵回竊姚令言印不遂乃以司農寺印倒印符牒旻莫辨其印遑遽而回 宋史曰寇準

在樞密院王旦在中書有事送密院印違詔格準以上聞旦被責堂吏皆被罰不踰月密院有事送中書亦違詔格堂吏欣然呈旦旦送還密院而已準大慙謝 又曰宋郎官何洵直失本部印上欲重其罪呂正獻公曰洵直失印誠有罪然重譴之則後猾吏皆得以制主司矣乃薄其罪

印三

桃

棗

漢禮儀志曰夏至陰氣萌作恐傷物不茂以桃印長六寸方三寸五色書文以施門戶

黃

君制使虎豹法曰道士

當刻棗心作印方四寸也

原

鑄龜 給馬 晉中興書曰會稽山

陰人孔愉字敬康嘗經餘不亭見執龜於路者愉買而放之溪中龜中流顧者數四後愉以討華賊功封餘不儀飾部

鼎鑪頤函卷三頁六

印

三

亭侯及鑄侯印而龜文左顧三鑄如初印工以聞愉
悟乃取佩後魏書曰高帝詔軍警給雀印傳符次給
馬印金龜玉蛟上詳融刮金龜印服之而後葛恪被
書曰承明元年上谷郡融龍種龍也今其都印文曰
人獻玉印有蛟龍之文種龍摘鵲巴吾縣宋雜傳曰
楚地故梁國寧陵種龍也今其都印文曰如種龍飛
神記曰漢常山張顯為梁相天新雨後有金印文曰
翔近地令人捕之藏宮後議郎汝南樊衡上言堯舜時
孝侯印顯上之藏宮後議郎汝南樊衡上言堯舜時
此官今天降之藏宮後議郎汝南樊衡上言堯舜時
印宜可復置五字六書漢武帝時據上言堯舜時
五字則以之字足之漢書藝文志曰六體者古文奇
字篆書隸書繆書蟲書皆所以通短知今文體者古文
書信也注繆書皆所以通短知今文體者古文體者古文
古文屈曲纏繞象隆平磊落十二芒凡印欲周正
上隆下平光潔清如此為善蔡伯喈釋論曰或畫
一策而縮口萬金或談終朝而執瑞璽連衡者六印磊
落合從者銀黃中金紫漢武帝勅責楊僕曰將軍請
駢組流離

乘傳行塞因用歸家懷銀黃垂三組夸鄉里注銀印
黃金印僕為主爵都尉又為樓船將軍并封梁侯三印
故垂三組也蔡澤懷金相法防法印法本出陳
印結紫綬於腰吾其足矣相法防法印法本出陳
長文私法以占吉凶十可中八九仲將問長文從誰得
士宗私法以占吉凶十可中八九仲將問長文從誰得
伯也周書曰師有六都印工宗養以法語程申從誰得
文鐵銘上表傳曰吳歷陵縣有名山臨水高百丈其
三郎時歷陵長表言石印文發孫皓大喜遣使祭歷陵
使者以高梯上省印文詐以朱書曰楚九州都揚作天
子還以印文拾遺錄曰王溥即王吉之後也備書於洛
美形貌又多文辭來就其書者丈夫贈其衣冠婦人遺
其珠玉一日之中衣寶盈車而歸積粟十廩九族莫不
仰其衣食浴陽稱其為善而得富也溥先時家貧穿井
得鐵印銘曰庸力得富錢至億庾一土三田軍門主簿
後以一億庾錢輸官得中壘校尉三田一土三田軍門
校尉掌軍壘門故曰軍門主簿也積善降福明神之報
儀飾部

尚書儀飾部

尚書

也 含鈎 貫珠 夢書曰印鈎為人之所祿也夢見印
 腹出為其乳失印子傷隨而懷之妻有妊以口含之
 為宅中 漢輿服志曰佩雙印乘輿諸侯王公列侯以
 白玉中二千石至四百石皆以黑屏三百石以下皆以
 象牙上含絲乘輿以滕貫白珠赤罽諸侯王以下皆以
 各如其印質 銅鼻 金窠 曰重垂印善相印出為
 窠篆字 被辱 不供 魏氏春秋曰許允印不善使更
 奇屈盤 刻之如此者三允曰印雖始成而已被辱問送印者果
 懷之而墜于廁 辛替否曰陛下賜汝南王以將軍印擊
 金銀不 擊吳 全涼 吳景帝賜汝南王以將軍印擊
 使持節護 擊吳 全涼 吳景帝賜汝南王以將軍印擊
 孫長有西夏關洛傾陷而涼土獨全傳國八主 辨
 爵 示信 而信示人有信 形鏤 金範 上見傳禮
 張良操 項羽 刑 漢史記曰項羽欲封人印刑敵而

不 買臣懷 淵明棄 漢朱買臣拜會稽太守懷其印
 與 澤令棄 入山佩 閉室封 佩黃神白章印其闕四
 寸其字百二十以封泥著之所在之四方各百步則虎
 狼不敢近 列仙傳曰方回者堯時隱人也隱于五
 山中為人所劫閉之室中回化而得去更以方回
 印封其戶時人言得方回一丸泥門戶不可開 龜
 者蟄藏 虎者威猛 應劭漢官儀曰印者因也龜者陰
 功成而退 又曰所以繫服羣下也 陶朱還齊 留
 獸之長 越范蠡遊五湖至齊致千金為官至卿相此布
 侯辭漢 封之蠡歎曰吾居家致千金為官至卿相此布
 衣之極也 久受尊名不祥遂送印還齊王將家財分賜
 鄉里止懷珍寶金玉私行止於陶 漢留侯事高祖定
 天下歎曰良以三寸舌為帝師此布衣之極 周勃
 也願棄人間事從赤松子遊遂解印綬辭歸 彭宣字子佩
 請歸 彭宣乞歸 周勃謝請歸相印 綬辭歸 彭宣字子佩
 儀部 彭宣乞歸 為大同空以王莽專權上印綬乞歸

鄉里 鑄監軍使 賜辟仗使 唐宗室李說請為監軍使

軍有印自定遠始 唐憲宗元和十三年賜六軍辟仗

使如方鎮之監軍無印及張奉國等得罪至是始賜印

得糾繩軍政 盧奕懷走 李璣挈奔 唐盧奕黃門監

事任專達矣 唐劉允章為東都留守黃巢至

東都兼知武部選安祿山陷東都吏皆亡散奕乃遣妻

子懷印間道走京師 唐劉允章為東都留守黃巢至

分司李璣擊尚書印走 唐劉允章為東都留守黃巢至

允章輒受偽官遣人取印 璣所璣不與允章更悔愧移

微近鎮起兵捍賊 蘇秦佩六國 犀首佩五國 史

蘇秦曰使我有洛陽負郭田二頃豈佩六國印 又曰

犀首姓公孫名衍張儀卒後犀首入相秦常佩五國相

印為從 夏侯得一價 段熲上一簿 漢書夏侯嬰從

約長 夏侯得一價 段熲上一簿 漢書夏侯嬰從

降卒八百五十人得印一價 東觀漢記段熲上書曰

掠得羌侯君長金印四十三銅印三十一錫印一枚及

紫綬三十八黃綬二 枚尉印五枚皆簿入

印四

原弄印 趙堯傳曰御史大夫印弄之曰誰可為御史大夫者

孰視堯曰無以易堯 銷印 漢書曰漢王與酈食其謀

遂拜堯為御史大夫 銷印 漢書曰漢王與酈食其謀

漢王曰善趣刻印張良從外來謁漢王輟食吐哺罵曰

誰為陛下畫此計者陛下事去矣漢王輟食吐哺罵曰

事令趣銷印 增御印 唐元稹詩曰此管內人書

郡印 宥分疊郡曰幸皇璽之明 侯印 唐杜甫詩曰軍

相印 宥分疊郡曰幸皇璽之明 侯印 唐杜甫詩曰軍

杜甫瘦馬行曰細看六印帶官字謂飛 四印 黃山谷

字印龍形印印於馬之膊君百戰百勝不如此地直

言萬當不如一君家無可揀擇眼界平不藏秋臺心直

原信以守器 官不易方 奉而行之 守而勿失

儀部 尚監領函卷三百六十八

增

詣關上印

漢張敞怨掾絮舜按殺之使者奏敞賊

關下圍第收印東漢桓帝與中常侍單超等五人定

謂曰舉江東之衆決機于兩陣之間與天下爭衡卿不

如我舉賢任能各盡其心以保江東我如卿遂卒時

十六年殺賊繫印晉書曰王敦反王導率羣從詣闕請

然其言顛喜飲酒致醉而見帝言導忠誠申救甚至帝

言顧左右曰今年殺諸賊出導猶在門又呼顛曰樂大見

軍又佩天士地士大通印又封樂通侯又刻玉印曰天

受印以示不封書置印自是信使不絕時事所宜吳

王權常令陸遜語諸葛亮并刻印置遜所每約許上

與帝及亮書必以示遜有不安輒改而封之

印唐裴寂遷左僕射帝置酒含章殿歡甚寂頓首曰始

歸骸骨不發太原約天下已定許上印綬今四海安願

自餘不合衆心廉謹謙退為相與皇甫鎛同為宰相

事殿中張維則自新羅使回云於海上印授維則乃實之寶

臺殿有數公命於青帝捧龜印還舟中回顧舊路悉無

踪跡金龜長五寸上負黃金玉印面方一寸八分其篆

文曰鳳芝龍木受命無疆維則達京師印賜錢鏐越

即以鳳芝龍木受命無疆維則達京師印賜錢鏐越

世家曰唐睿宗入洛吳越王鈔復修職貢於唐并厚獻

惟天用玉公皆用竹冊唐主佩四將印唐并厚獻

西隴右節度使權朔方河東節度納三省印宋寧宗

年以韓胄平章軍國事論者謂扼胄繫銜比呂夷簡

省同字則其體尤尊比文彥博省重字則其所與者廣

儀飾部

鼎盤類

卷之三十一

印

于其三省印 王豐墮印 鄆懷記曰王豐為穀城令印

印之則覆斗也豐異之問功曹張齊對曰自昔君

饒椎印 漢書曰王莽既篡位遣五威將軍王駿等

綬單于再拜受詔譯前欲解故印授單于印綬令上故印

新印文宜且勿與單于解故印綬奉夕受著新綬未見

疑印文幾令單于不于如今視印諸將率曰鄉者姑夕侯

此非辭說所能距也既得而復失之辱命莫改必求故印

即引斧推壞之私受梁王印 廣為驍騎都尉從大

尉周亞夫擊吳楚軍取旗顯功名昌邑下以梁王授廣

將軍印還賞不行徒為上谷太守注廣為漢將私受梁

印故不 構收馬援印 東漢馬援征交趾卒于軍梁

以賞也 倒用司農印 詳印 倒用都統印 五代唐莊宗遣魏王

伐蜀以李崧掌書記繼岌已破蜀而劉皇后聽讒言遣
人教繼岌殺崇韜人情於是不安崧見繼岌曰君何作
此危事今遠軍五千里不見咫尺之詔殺大臣是召亂
也乃召書吏三四人登樓去梯夜以黃紙作詔書倒用
都統印明日告諭
諸軍人心乃定

印五

增詩 元泰不華題衛將軍玉印歌曰武皇雄略吞八荒

將軍分道出朔方甘泉論功誰第一將軍金印照白日

尚方寶玉將作匠別刻姓名示殊賞蟠螭交紐古篆文

太常鐘鼎旌奇勲君不見祈連山下戰骨深中原父老

淚滿襟衛后廢殂太子死茂陵落日秋風起天荒地老

故物存摩挲斷文弔英魂

儀飾部

增詩類卷三十一

印

庚

增賦唐趙良器印賦曰域中四大得一者王混同區宇
端拱巖廊運元功而莫測故神用之無方穴處巢居時
尚傳於朴略結繩刻木化始漸於昭彰暨夫扇澆薄事
征討智慧出而下有大偽忠信興而上失其道聖人以
智周萬物仰觀俯考追淳化於往初發鳥跡而爰造是
鑄至堅之金騁至巧之性方圓設象以迴合雕錯得宜
而瑩淨其道恒其體正其君者是効故有聞於至乎王
者是司故不待於嚴令詳觀其貌且橫且直文繚繞而
外轉字連綿而內逼迹處泥而髣髴容因朱而翕艷迫
而察之若披彩畫之圖遠而望之若散晴霞之色爾其

大小咸準委曲相襲隨時而行仗義而立羣吏則有慮
其誕故合之而給天子則不責於人故司契而執借如
丸命作伯三朝謁帝服冠冕而去來佩印綬而有繼當
司存之部領覽職事之巨細罔不典常作師圖忱之子
且契之不明訟之所起契之既用人得而理豈徒常山
張氏化墜鵲而初成餘不亭侯感迴龜而相似光錫忠
義若斯而已亂曰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人執其左契
欲使還淳故得永全大寶不斲彝倫斯亦爲政之機要
豈止更光于縉紳

原銘後漢李尤印銘曰赤紱在躬非印不明蔡傳符節

非印不行龜鈕犢鼻用爾作程 胡廣印衣銘曰明明
上皇旌以命服紆朱懷金爲光爲飾邁種其澤撫寧四
國宣慈惠和柔嘉維則克厭帝心膺茲多福登庸歷壽
子孫千億 晉傅元印銘曰往昔先王配天垂則乃設
印章作信萬國取象晷度是銘是刻文明慎密直方其
德本立道生歸乎元默太上結繩下無荒慝

原表魏武帝讓還司空印綬表曰臣文非師尹之佐武
非折衝之任遭天之幸忝竊重授內踵伯禽司空之職
外承呂尚鷹揚之事斗筭處之民其瞻觀水土不安姦
宄未靜臣常媿辱憂爲國累臣無智勇以助萬一夙夜

慙懼若集水火未知何地可以隕越

符一

增文心雕龍曰符者孚也徵召防僞事資中孚三代玉
瑞漢用金竹末代從省代以縑矣 揚子曰儋人之爵
懷人之符分人之圭 漢書曰高祖與功臣剖符作誓
丹書鐵券金匱石室藏之宗廟 又曰文帝爲銅虎符
竹使符注銅符當發兵遣使至郡合符合乃受之竹符
以竹箭五枝長五寸鐫刻篆書與郡守各分一半右留
京師左以與之 杜詩列傳曰初禁網尚簡但以璽書
發兵未有虎符之信詩上疏曰舊制發兵皆以虎符其

餘徵召竹使而已符策會合取爲大信所以明著國命
欽持威重也間者發兵但用璽書或以詔命如有奸人
詐僞無由知覺愚以爲召兵郡國可立虎符以絕奸端
文獻通考曰初唐高祖入長安罷隋竹使符班銀菟
符其後改爲銅魚符以起軍旅易守長宮殿門城門給
交魚符巡魚符左右廂給開門符閉門符雌雄各十二
朝貢使各齎其月魚而至傳信符者以給郵驛通制命
皇太子監國給雙龍符京都留守給麟符東方諸州給
青龍符南方朱雀符西方駟虞符北方元武符隨身魚
符者以貴賤應召命太子以玉親王以金庶官以銅皆

盛以魚袋有傳符銅魚符者給封符印發驛封符及封
魚函用之木契符者以重鎮守慎出納又有喚人木契
有勅召者用之魚契所降皆有勅書尚書省符與左同
乃用又曰宋康定初製銅符上篆文曰某處發兵符
下鑄虎豹爲飾而中分之右五符留京師左符付總管
鈐轄州軍事官高者掌之宋神宗史志曰皇城司掌
宮城出入之禁令凡門給銅符二鐵牌一左符留門右
符請鑰鐵牌則請鑰者自隨以時參驗而啟閉之宋
史曰建炎三年改鑄虎符紹興五年改鑄東南十將京
畿第二將紹興銅虎符

符二

龍魚河圖曰黃帝攝政有蚩尤兄弟八十一人誅殺無道黃帝以仁義不能禁止乃仰天而歎天遣元女下授帝兵符遂伏蚩尤 史記曰黃帝修德振兵未嘗寧居東至於海登几山及岱宗西至於空桐登鷄頭南至於江登熊湘北逐葷粥合符釜山 古史考曰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卒有緩急吾將以近通遠奈何太公曰主與將有陰符八等 有大勝得敵之符長一尺破軍符長八寸却敵執遠之符長七寸交兵堅守之符長六寸請糧益兵之符長五寸敗軍亡將之符長四寸失利亡地之符長三寸 呂不韋別傳曰秦華陽夫人承太子間從

容言子楚質於趙者絕賢願得子楚立以為嫡嗣安國君許之乃與夫人刻玉符約為嫡嗣 史記曰楚急圍成臯漢王出成臯東渡河與滕公俱晨自稱漢使馳入趙壁張耳韓信未起即其卧内奪其印符麾召諸將易置之 漢文帝紀曰除關無用傳注傳信也或用棨或用繒為合符 唐書曰太宗曰今我有房元齡猶鄧禹也居府出入十年軍符府檄駐馬即辦

符三

原銅虎 玉麟 上詳符一 唐六典曰隋煬帝幸遼東命鄭元為京師留守樊子蓋為東都留守有治績為別造玉麟符賜之以代銅獸 增銀菟 金魚 上詳符一 遼史志曰金魚符

七枚黃金鑄每魚左古判合之有事以左半先授元

守將使者執右半大小長短字號合同然後發兵

女赤伏上詳符二後漢強華奉赤辟兵調水

抱朴子曰五日著赤靈符於心可辟兵今釵頭符東

坡集曰愛玉女洞水恐使者見給破竹為契寺僧藏其

號調水符

符四

原竹符詳符

桃符風俗通曰東海度朔山大桃蟠屈

曰神荼鬱壘主領眾鬼黃帝因

立桃板門畫二神以禦凶鬼

唐言家人子起田中

為軍安知尺籍伍符

詳符二又孟

盜符史記魏公子無忌請如

子若合符節

曰焚符破壘

而民鄰朴

增乾符

陰符

魚

符

符

符

符

符

符

符

符

符

符

儀飾部

開盤頂的卷三百六十七

符

符

符詳符

漢文帝為銅獸符第一

至第五以代周之牙璋

馬漕列石本以獻景文曰近世文拙而好刻石

世謂蚩冷符注蚩冷小蟲篆也出顏氏家訓刻石

左符蘇軾詩曰頭白

不奉急符

原終軍棄符

棄繻而去後軍為以合符軍初入關關吏與軍

之曰此乃前棄繻生也注繻符也裂帛頭合以為符

齊女守符

水而

死

終不

出關

符五

符

增詩元朱德潤漢虎符歌曰建章前殿金鳳凰兵符五
出單于降漢家明詔下雞鹿將軍夜送呼韓王棘門驃
騎多猛士酒酣擊劔願效死征和丞相佐君王從此合
符兵不起霜風千年換陵谷銅秀土花青似玉班班只
憶漢彤庭用知變彝俗當時銜命出關中編鬚豈
敢要奇功平原豺獸不擇肉印章千里空泥封

綬一

增爾雅曰綬綬也即佩玉之組也所以連繫瑞玉者因
通謂之綬也說文曰縹紫青色綬也原應劭漢官
儀曰綬者有所承受也所以別尊卑彰有德也呂忱

字林曰綬紱也董巴輿服志曰戰國解去紱佩留其

絲綬以為章表秦乃以采組連結於綬光明章表轉相

結綬故謂之綬漢承秦制用而弗改故加之以雙印佩

刀之飾乘輿黃赤綬五采黃赤縹紺淳黃圭長二丈九

尺五百首太皇太后皇太后皆同漢官儀曰乘輿綬黃

諸侯王赤綬四采赤黃縹紺淳赤圭長二丈八尺三百

首公主大貴人諸侯同又漢官儀曰四采綬地骨白羽

二十首長青黃赤緣二丈一尺二寸六分首綬地骨白羽

二丈八尺諸國貴人相國綠綬三采綠紫紺淳綠圭長

二丈一尺二百四十首公侯將軍紫綬二采紫白淳紫

圭長丈七尺百八十首公主封君同又漢官儀曰九卿

中二千石一云青綳綬綳音瓜二千石青綬三采青白

紅淳青圭長丈七尺百二十首又漢官儀曰綬羽青地桃花縹長丈八尺自

青綬以上綬音逆皆長三尺二寸與綬同采而首半之綬

者古佩褱也佩褱相迎受故曰綬紫綬以上綬綬之間

得施玉環玦千石六百石黑綬三采青赤紺淳青圭長

丈六尺八十首又漢官儀曰黑綬白羽青地絳二采長丈七尺四百丞尉三百長

二百百石皆黃綬一采淳黃圭長丈五尺六十首又漢官儀

曰黃綬綠八十首長丈七尺晉令曰皇太子及妃諸王元朱綬郡

公主朱綬郡侯青朱綬輿服志曰自黑綬以下綬皆

長三尺與綬同采而首半之百石青紺綬一采宛轉繆

織圭長丈二尺凡先合單紡為一絲四絲為一扶五扶

為一首五首成一文文采淳為一圭首多者絲細少者

絲麤皆廣尺六寸增漢百官表曰丞相金印紫綬御

史大夫銀印青綬秩二千石已上銀印綠綬大邑宰銅

章墨綬秩六百石蔡邕獨斷曰皇后赤綬玉璽貴人

綳綬金印案綳綬色似綠綳音戈綬文也又雜章曰

相國金印綠綬位在公上所以殊異休烈羣臣莫得而

齊焦贛易林曰二千石官白艾綬又文獻通考曰漢

世著鞶囊者側在腰間謂之傍囊或謂之綬囊蓋以紫

囊盛綬也唐六典曰晉令有通德殿太監尚衣尚食

太監竝銀章艾綬 文獻通考曰齊制綬乘輿黃赤纁
紺四采太子諸王纁朱綬赤黃纁紺色亦同相國綠纁
綬三采綠紫紺郡公朱諸侯伯青子男素朱皆三采公
嗣子紫侯嗣子青鄉亭關中關內侯紫綬白二采郡國
太守內史青尚書僕射中書監秘書監皆黑丞皆黃
唐六典曰隋煬帝令牛弘制皇后服用翟綬 又曰凡
綬親王纁朱綬一品綠纁綬二品三品紫綬四品青綬
五品黑綬凡有綬則有紱 元史輿服志曰玉環綬制
以納石失金飾也 上有三小玉環下有青絲織網

綬二

增風俗通曰秦昭王遣李冰為蜀郡太守開成都兩江
開田萬頃江神每歲須童女二人不然為水災冰曰以
女與神因責之久有蒼牛鬪於岸上有間冰還謂官屬
曰鬪太極可相助也若欲知向南腰中正白者我綬也
主簿刺殺北向者神遂絕 **原**漢武內傳曰西王母交
帶靈飛綬上元夫人佩鳳文臨華綬 **增**漢書曰朱買
臣字翁子拜會稽太守上謂之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
錦繡夜行買臣頓首謝乃懷其印綬微行步歸郡邸會
稽上計吏方相與群飲不視買臣買臣入室守邸與共
食食且飽少見其綬守邸怪之前引其綬視其印會稽

太守章也守邸驚出語上計吏皆曰妄誕耳其故人素輕買臣者入視之還走疾呼曰實然乃推排列庭中拜謁又曰金日磾兩子賞建俱侍中與昭帝同卧起賞為奉軍都尉建駙馬都尉及賞賜侯佩兩綬上謂霍將軍曰金氏兄弟兩人不可使俱兩綬耶霍光對曰賞自嗣父侯耳上笑曰侯不在我與將軍乎光曰先帝之約有功乃得封侯時年俱八九歲新序曰漢昌邑王取侯王二千石黑綬黃綬與左右佩之龔遂諫曰高皇帝造花綬五等陛下取之而與賤人臣以為不可願陛下收之東觀漢記曰諸王當歸國詔書選三署郎補王

家長史除第五倫為淮陽王長史但輩除者多印綬皆假倫請於王王賜之綬又曰馬防為車騎將軍城門校尉置掾史位在九卿上詔封潁上侯特以前參贊藥勤勞省闈以襄城亭千二百戶增防身帶三綬寵貴至盛漢名臣奏曰大司空朱浮奏曰車府丞宏受詔乘與綬五采何多黃也可更用赤絲為地漢黃憲傳曰陳蕃為三公臨拜歎曰叔度若在吾不敢先佩印綬矣魏志曰太祖與呂布書曰國家無好金自取家好金更相為作印國家無紫綬自取所帶綬以表孤心又曰丁謐父斐字文侯建安末太祖征吳斐隨行自以家

牛羸困私易官牛被收獄奪官後太祖調斐曰文侯印
綬何在斐亦知見戲也對曰以易餅 晉書曰衛瓘錄
尚書事加綠綬履上殿入朝不趨 晉永安起居注
曰太原四年有司奏鄯國遣子元英入侍以英為騎都
尉佩假歸義侯印青紫綬各一具 梁書曰張纘為尚
書僕射議南郊印綬官若備朝服宜竝著綬時竝施行

綬三

原 桃花 蟄草 上詳綬一注 又漢官儀曰卿大夫藻
高帝初置金璽蟄草綬如淳注曰蟄草因以為綬名音庚
名也出瑯琊平昌縣似艾可染綠因以為綬名音庚
五色 三彩 弟西京雜記曰趙飛燕為皇后其
增 貫玉

帶璽

玉藻注綬者所以貫佩玉相承受者也

結紫

佩青

蔡澤懷金印結紫綬於腰吾其足矣 史記曰

雪中履布上無下及其拜二千石佩青綬出宮門行
主人榮華道路諺曰相馬尖之瘦相士尖之貧此之謂
也 蛇走 鼠咋 風俗通曰車騎將軍馬緄字鴻卿為

南北走大用憂怖季山孫字寧方得其先人秘要緄請
使卜云君後三歲當為邊將東北四五千幾拜遼東太
復五年為大將軍南征北討吉祥也居無幾拜遼東太
守會武陵蠻夷黃高攻燒南郡鴻卿以威名素著遼東太
亞將奮號虎之勢 管氏易林曰 虎頭 鳳文 虎頭
遺鼠作紫綬衣服皆遷新之象 漢官儀曰綬長一丈二尺

赤韋

紫艾

虎頭

鳳文

赤

臣所服 赤韋 紫艾 漢官儀曰綬長一丈二尺
下詳綬二 赤韋 紫艾 漢官儀曰綬長一丈二尺
人舊用赤韋示不忘古也 秦漢易之 以絲至今以為常
制 東觀漢記曰馮魴孫石襲母公主封獲嘉侯為侍
中遷衛尉能取悅當世為安帝所寵幸其府留
飲十許日賜駸犀具劍佩刀紫艾綬玉玦各一
儀飾部 開盤類編卷三百六十八

采青羽

應劭漢官儀曰皇帝綬黃地赤采不佩璽

議更用

光武賜

明帝送

東觀漢記李忠字仲都發

諸王自解所佩綬賜之

又曰沛王楚王來朝明帝告

兵奉世祖封武固侯時無

杖為諸子在道

皆令帶列侯印送綬十九

吐綬雞鼻門上子孫帶

欲急帶之也

帶綬虎

吐綬雞

鼻門上子孫帶

數寸紅碧相間遇晴則向陽吐之

白璫翡翠

青地

荷蓮為華綬

宋史輿服志曰法官綬用青地荷蓮錦

王公師子中丞練鵲元朱純綦縕黃赤

綬三公奉祀則服之

又曰宋

元朱純綦縕黃赤

制御史大夫中丞有練鵲錦綬

元朱純綦縕黃赤

元朱純綦縕黃赤

綬紫青禮記曰天子佩白玉而元組綬公侯佩山元玉

而緇組綬士佩瑤玑而緇組綬

注云

綬四

增結綬

蕭育漢哀帝時執金吾少與陳咸朱博為友著

其相薦達也

陳綬

漢相榮為少博大會語曰蕭朱結

力也

原朱綬

魏文帝解綬以帶李忠皆人主酬勞報功之

心也

紫綬

漢末雜事曰詔賜

以昔時自所佩朱綬與御嘗

藍綬

魏武內誠令云公

之飾非臣庸體之所能當也

藍綬

魏武內誠令云公

青綬

曹植求通親表曰

若得辭遠遊戴武弁解朱

右乃臣丹情之至願

增納藏

陸機出從華蓋入侍

武遺令云吾衣裳可為一

作銘

綬五

雜記曰趙飛燕女弟居昭陽殿上設九金龍皆銜九子

綠文紫綬

京

金鈿五色流蘇帶以綠文紫綬金銀花鐶每好風日幡

儀飾部

綬

建禮門內臺給青縑白綬被

青縑白綬又曰漢制尚書郎主

綬五

原銘後漢張衡綬笥銘曰南陽太守鮑得有詔所賜先公綬笥傳世用之時得更理笥衡時為得主簿作銘曰懿矣茲笥爰藏寶珍冠纓組履文章日信皇用我賜俾作帝臣服其令服鸞封艾緡天祚明德大賚福仁垂光厥世子孫克神厥器維舊中實維新周公惟事七涓有鄰

淵鑑類函卷三百六十八

淵鑑類函卷三百六十九

儀飾部三

相風刻漏

渾儀

相風一

增周禮曰保章氏以十有二風察天地之和命乖別之妖祥注云十有二辰皆有風吹其律以知和乖疏云風惟有八以當八卦八節云十二風者則乾之風漸九月坤之風漸六月艮之風十二月巽之風八月故清明節次云清明風立夏復云清明風是清明主三月復主四月則其餘四維之風主兩月可知漢天文志曰漢魏鮮侯正月旦決大風風從東南來大旱西南小旱西方

儀飾部

淵鑑類函卷三百六十九

相風

有兵西北豆成北方中歲東北為上歲東方大水東風疾疫

原淮南子曰故終身隸於人譬若統之走風也

注云統音緩候風者也世所謂五兩

增北堂書鈔曰候風之羽楚人曰

五兩漢輿服志曰車輿有九旂雲罕皮軒闌戟鸞旗

建華相風烏金根之名 **原**晉令曰車駕出入相風前

引 **增**唐儀衛志曰大駕鹵簿輿有相風行漏腰輿小

輿五牛旗輿 宋儀衛志曰大駕鹵簿凡繡文相風烏

輿以烏 又曰宋乾德儀仗有相風烏鉦鼓畫鼓鐘鼓

樓行漏十二神輿 **原**宋書輿服志曰案周禮辨載法

物莫不詳究然無相風畢旄頭之屬此非古制明矣愚

謂戰國竝爭師旅數出懸烏之設務察氛祲疑是秦制矣

相風二

原王子年拾遺記曰帝與娥皇汎於海上以桂枝為表

結芳茅為旂刻玉為鳩置於表端言知四時之候今之

相風此遺像也 崔豹古今注曰司風烏夏禹所作

晉書曰廢帝初即位有野雉集於相風後為桓温所廢

梁書曰長沙王懿孫孝儼字希莊射策甲科除秘書

郎太子舍人從幸華林園於坐獻相風烏華光殿景陽

山等諸頌其文甚美帝深賞之 **增**開元遺事曰唐岐

儀飾部

增監通函卷三百六十九

相風

王宮中於竹林內懸碎玉片於簷間風搖為環珮聲謂之占風鐸 又曰五王宮中各立長竿挂五色旌於竿頭四垂綴以金鈴有聲即往視之旌所向可知四方風候謂之相風旌

相風三

增玉片

金鈴

俱詳相風二

垂鷲

集雉

文獻通考曰相風鳥與上載長

竿杪刻木為鳥垂鷲毛第紅綬帶下承

以小盤周以緋裙繡鳥形

下詳相風二

占風鐸

相風旌

俱詳相風二

原祥鳥司廳

凌鳥正候

庚闡揚都賦曰雲虎

之門雙竿內啟祥鳥司廳丹墀竟陸郭璞

兩都賦曰矯凌鳥以正候整豹尾於後屬

相風四

原驗吉凶

先賢傳曰太僕寺丞高岱立一竹竿於前庭其上有樞機標以雞尾相風色以驗吉凶凡

占事能知未來

察氛祲

詳相風一

栖靈鳥

潘岳相風賦曰採修竹於層城歷寒暑而

靡洞踞神獸於下

趾栖靈鳥於上標

增駕駟馬

古樂府曰

遇千里

風述征記曰長安臺上有相風

鳥或云此鳥遇千里風乃動

知四時候

詳相風二

相風五

增詩唐劉禹錫詩曰簇簇淮陰市竹樓緣岸上好日起檣竿鳥飛驚五兩 又曰今日轉船頭金鳥指西北煙

波與春草千里同一色

原賦晉傅元相風賦曰昔之造相風者其知自然之極乎其達變通之理乎上稽天道陰陽之運表以靈鳥物

儀節部

相風部

相風

象其類下憑地體安貞之德鎮以金虎元成其氣風雲
之應龍虎是從觀妙之徵神明所通夫能立成器以占
吉凶之先見者莫精乎此乃構相風因象設形宛盤獸
以爲趾建修竿之亭亭體正直而無撓度徑挺而不傾
棲神鳥於竿首候祥風之來征 張華相風賦曰太史
候部有相風在西城上而作者弗爲豈以其託處幽閒
遠衆特立無羽毛之飾而丹漆不爲之容乎蓋在先聖
道濟生人擬議天地錯綜明神在璇璣以齊七政象渾
儀於陶鈞考古旁於六氣仰貞觀於三辰爰在保章世
序其職辨風候方必立准極循物致用器不假飾恥脩

幹之迢迢凌高墉而莖植元鳥偏其增翥睇雲霄而矯
翼嘉創制之窮理諒器淺而事深步元氣於尋木寄先
識於茲禽旣在高而想危又戒險而自箴雖迴易之無
常終守正而不淫永恪立以彌世志淹滯而愈新超無
返而特存差偶景而爲鄰 潘岳相風賦曰混元恍其
初判二氣變而無窮動靡微而不兆象有始而必終思
先天而不違立成器以相風栖靈鳥於帝庭似月離乎
紫宮飛輕羽於竿杪若鸞翔乎雲中廣漠興而習坎景
風發而遡離闔闔揚而西指明庶起而東移 傅咸相
風賦曰相風之賦蓋以富矣然辭義大同唯中書張令

以太史相風獨無文飾故特賦之太僕寺丞武君賓樹
一竹於前庭其上頗有樞機插以雞毛於以占事知來
與彼無異斯乃簡易之至有殊太史相風張氏之賦非
其至者也籊籊竹竿在武之庭厥用自然既脩且貞插
羽其首丹漆弗營經之營之不日而成 陶侃相風賦
曰乃有相風之爲形也終日九征桀然特立不斜不傾
擬雲閣以秀出踰峻嶺於層城直南端以基趾雙崇魏
之峽崢象建木於鄩廣邀不羣而獨榮材雖小而不巨
何物鮮而功大耿翩翩以高翔象離鷗於雲際擢孤莖
而特挺若芙蓉於水裔若乃華蓋警乘奉引先驅豹飾

在後葳蕤清路百僚允則彰我皇度 孫楚相風賦曰
伊聖主之高烈美治道之穆清兼乾坤之普覆齊三光
之朗明猶恭己以勞謙迄日昃而不寧慮聽政之有闕
誠禍福於無形建殊才於辰極樹相風於紫庭爾乃神
獸盤其根靈鳥據其巔羽族翩飄羅其側翔風蕭聊出
其間

渾儀一

增說文曰渾者制器儀也 渾儀曰天如雞子地爲中
黃居於天內天大地小表裏有水天地各乘氣而立載
水而浮日月星辰統地下故二十八宿半見半隱天轉

如車轂之狀 賀道養渾天記曰昔記天體者有三渾儀莫知其始書以齊七政蓋渾體也二曰宣夜夏殷法也三曰周髀當是周髀之所造非周家之術也近世復有四術一曰方天興於王克二曰昕天起於姚信三曰窮天由於虞喜皆以臆斷浮說不足觀也惟渾天之事徵驗不疑 王略略例曰據璿璣以觀天運則天地之動未足怪也 辰春秋潛潭巴曰璇璣者轉舒天心玉衡者平氣立常也

渾儀二

增劉氏曆正問曰說云顓頊造渾儀黃帝為蓋天皆以

天象蓋也

原益部耆舊傳曰漢洛下閎明曉天文於

地中轉渾天以定時節

增後漢張衡傳曰張衡造候

風地動儀以精銅鑄之圓徑八尺蓋合隆起形如酒樽中有都柱傍行八道施關發機外八龍首各銜銅丸下有蟾蜍張口承之其牙機巧製皆隱在樽中如有地震則樽動機發龍吐丸而蟾蜍銜之一龍發機而七首不動尋其方面乃知震動之所在曾一龍發機而地不動咸怪其無證數日驛至果地動隴西於是皆服其神妙春秋文曜鈞曰唐堯即位羲和立渾儀此則儀象之設其來遠矣暨漢太初洛下閎鮮于妄人耿壽昌等造

圓儀以考歷度後至和帝時賈逵又加黃道至順帝時
張衡又制渾象具內外規南北極黃赤道列二十四氣
二十八宿中外星宮及日月五緯以漏水轉之星中出
沒與天相應又轉瑞輪莫莢於階下隨月盈虛依曆開
落其後陸續亦造渾象至吳時王蕃傳劉洪範象歷依
其法而制渾儀 **原**晉陽秋曰吳葛衡字思真作渾天
儀使居地中以璇轉之上應晷度 **增**晉天文志曰古
言天者三家一曰蓋天二曰宣夜三曰渾天蔡邕言宣
夜之學絕無師法周髀術數具存考驗天文多所違失
惟渾天近得其情今候臺所用銅儀則其法也八尺圓

體而具天地之形以正黃道以行日月以步五緯精微
深妙百代不易之道也蔡邕所謂周髀者即蓋天之說
也宣夜之書惟漢郝萌記先師相傳云 **通鑑**曰宋高
祖克長安得古銅渾儀詔太史令錢樂之更鑄渾儀徑
六尺八分以水轉之昏明中星與天相應 **梁書**曰陶
弘景嘗造渾天象高三尺許地居中央天轉而地不動
以機動之悉與天相會 又曰虞僧誕會稽餘姚人以
左氏教授聽者亦數百人該通義例當世莫及先是儒
者論天執渾蓋二義論蓋不合渾論渾不合蓋僧誕立
義以渾蓋為一焉 **隋**天文志曰運轉者為璣持平者

為衡璇璣中而星未中為急急則日過其度月不及其宿璇璣未中而星中為舒舒則日不及其度月過其宿璇璣中而星中為調調則風雨時 又曰耿詢見其故人高智寶以元象直太史詢從之受天文筭術詢創意造渾天儀不假人力以水轉之施於闔室中外候天時合如符契 舊唐書曰貞觀七年李淳風造候儀成其制以銅為之表裏三重下據準基狀如十字末樹鰲足以張四表焉第一名曰六合儀第二名三辰儀第三名四遊儀 又曰將軍李守忠奏三殿上所安置渾天儀銅鼎上津流 唐天文志曰元宗詔一行與梁令瓚等

更鑄渾天銅儀圓天之象具列宿赤道及周天度數注水激輪令其自轉一晝夜而天運周銅鐵漸澀藏集賢院 通鑑曰張說鑄銅為儀圓以象天具列宿赤道周天度數注水激輪令其自運一日一夜天轉一周又別立二周輅絡在天外綴以日月令得運行每轉一匝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凡二十九轉有餘而日月會三百六十五轉而行匝仍置木櫃以為地平令儀半在地上半在地下又立二木人每刻擊鼓每刻撞鐘機械皆藏櫃中 宋會要曰張思訓所作渾儀起為樓閣之狀數層高丈餘以木偶人為七直神搖鈴撞

鐘擊鼓及十二神自持時牌循環而出并著日月星象皆須仰視其機轉之用俱隱樓中觀其著作頗有開元遺象 小學紺珠曰宋四渾儀至道儀在刻漏所皇祐儀在天文院熙寧儀在太史局元祐儀在合臺 又曰至道元年韓顯符渾儀九事曰天經雙規游規直舉規管平準輪赤道環黃道環龍柱水臬 續文獻通考曰宋理宗端平三年七月詔出封樁庫千緡下秘書省修渾儀刻漏從太史局之請也 又曰元興定鼎於燕其初襲用金舊而規環不協難復施用於是太史郭守敬出其所創簡儀仰儀及諸儀表皆臻精妙卓見絕識蓋

有古人所未及者 又曰世祖至元四年扎馬魯丁造西域儀象名咱秃哈刺吉漢言渾天儀也其制以銅爲之平設單環刻周天度畫十二辰位以準地面側立雙環而結於平環之子午半入地下以分天度內第二雙環亦刻周天度而參差相交以結於側雙環去地平三十六度以爲南北極可以旋轉以象天運爲日行之道內第三第四環皆結於第二環又去南北極二十四度亦可以運轉凡可運三環各對綴銅方釘皆有竅以代衡簫之仰窺焉 元名臣事略曰太史郭公守敬言曆之本在於測驗而測驗之器莫先儀表今司天渾儀宋

皇祐中汴京所造不與此處天度相符比量南北二極約差四度表石年深亦復欹側乃盡考其失而移置之既又列置爽塏以木爲重棚創作簡儀高表用相比覆又以爲天樞附極而動昔人嘗展管窺之未得其作候極儀極辰既位天體斯正作渾天象象雖形似莫適所用作玲瓏儀以表之矩方測天之正圓莫若以圓求圓作仰儀古有經緯結而不動公則易之作立運儀日有中道月有九行公則一之作證理儀表高景虛罔象非真作景符儀月雖有明察景則難作闕几儀曆法之驗在於交會作日月食儀天有赤道輪以當之兩極低

昂標以指之作星晷定時儀以上凡十三等又作正方案圭表懸正儀座正儀几四等爲四方行測者所用又作仰規覆矩圖異方渾蓋圖日出入永短圖凡五等與上諸儀互相參考 **增**元文類曰舊儀既多蔽礙且距齒但有度刻而無細分以管望星漸外則所見漸展尤難取的郭公所爲儀但用天常赤道四游三環三距設四游於赤道之上與相套在內同附直距於四游之外與雙環兩間同結線距端凡測日月星則以兩線相望劈取其正中所當之刻之度之分之杪之數舊表公尺謂夏至之景尺有五寸千里而差一寸唐一行已嘗駁

議八所爲表五倍其舊懸施橫梁每至日中以竅夾測
橫梁之景折取中數與舊表殊 草木子曰元立簡儀
爲圓室一間平置地盤二十四位於其下屋背中間開
一圓竅以漏日光可以不出戶而知天運前代立八尺
之表以量日景故表短而晷影短尺寸易以差元立四
丈之表於二丈折中開竅以量日景故表長而晷影長
尺寸縱有毫杪之差則少矣璣璣儀鏤星象於其體就
腹中仰以觀之此出色目人之制也 續文獻通考曰
明太祖洪武二十九年丙子鑄渾天儀成 又曰英宗
正統四年己未造渾天璇璣玉衡簡儀十一年丙寅令

簡儀九道圭表壺漏并準南京作晷影堂以便窺測調
品 又曰景泰六年乙亥造簡儀銅壺 明孝宗實錄
曰先是欽天監監正吳昊請改造觀象臺原製渾儀及
修改簡儀禮部請令監正張紳議之紳謂原製渾儀時
未經校勘黃赤二道相交於圭軫不合今之四正陽經
故南北圓軸不合兩極出入地度陰緯而東西闕管又
不與太陽出沒相當是以推驗無準從前不用簡儀雖
用以測驗然當時鑄造雲柱頗短小亦稍不合天樞故
推測經星去極亦有差謬今改造渾儀宜以赤黃二道
改交於壁軫則與今之四正陽經相合而圓軸闕管亦

無不相合相當者簡儀雲柱則比舊少加高大足矣禮部復請令紳等呈本樣樣成禮部請如昊等所奏從之春明夢餘錄曰觀象臺在城東南隅臺上有渾天儀鑄銅為器四柱以銅龍架而懸之又有簡儀狀相似而省十之七止周圍數道而已玉衡亦以銅為之如尺而首尾皆曲有二孔對孔直闕以候中星又有銅毬左右轉旋以象天體以方函盛之函四周作二十八宿真形南面有正統御製銘 野獲編曰京師巽隅逼城觀象臺之巔有渾天儀予按此必故元舊物按宋沈括云司天監銅渾儀景德中韓顯符所造依劉曜時孔挺晁宗

解蘭之法天文院渾儀皇祐中舒易簡所造用唐梁令瓚僧一行法至熙寧括監太史局受詔改造渾儀置之天文院而移天文院舊銅儀於朝服法物庫蓋宋世渾儀有三金人入汴諸法物俱北去此固蒙古得之完顏者耳至正統而重修則有之且銘有昔作今述之句知非初矣

渾儀三

增鳥篆 龍丸 後漢書曰張衡造候風地動儀形如酒樽飾以篆文及山龜鳥獸之狀下詳

二渾儀 蟾口 鰲足 俱詳渾儀 三家 四術 俱詳渾儀

原齊七政 察三光 尚書曰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孔傳曰璿美珠璣機也以璿飾機所

渾儀

以象天體之轉運衡橫也。以玉為管橫而設之，所以窺

機而齊七政之運行。七政，日月五星也。王蕃《渾天說》

曰：渾儀以察三光分宿度，以著天體以正天文。定

步星辰，察斯二者，以考於天，蓋詳審矣。正天文，定

靈軌，尚書大傳曰：璣衡者，璣為轉運衡為橫，蕭運璣使

謂之渾儀者，是也。漢張衡賦曰：將步天路，用定靈軌。

增擊鐘鼓，起樓閣。俱

渾儀，曰：將步天路，用定靈軌。歸之天府。王蕃《渾天說》曰：曹周

儀常在候臺，是以不廢。起居注：相國表曰：近於長安

獲張衡所作渾儀，圭歷代寶器，久沉寇賊，謹奉陛下

歸之天府。

原玉儀，尚書考靈曜曰：玉儀之制，昏明主時，注曰：玉

璿衡，風上記曰：璿衡，即今之渾儀也。馬融說：天說曰：渾

儀，古者以玉為之，轉運者為衡。

渾儀四

子雲好，桓子新論曰：揚子

增鐵儀銘，魏鐵

增鐵儀銘，魏鐵

增鐵儀銘，魏鐵

增鐵儀銘，魏鐵

增鐵儀銘，魏鐵

增鐵儀銘，魏鐵

增鐵儀銘，魏鐵

增鐵儀銘，魏鐵

增鐵儀銘，魏鐵

增鐵儀銘，魏鐵

渾儀五

增詩元揭後斯題宋沈存中所鑄銅儀詩曰：法象坤儀

重來從汴水，遷飛龍，纏四極，黃道界中天，望絕秋毫永

循環太古前，荒臺明月夜，應有滌滌溪。

增賦唐周渭齊七政賦曰：天之垂象，今無臭無聲，君之

增賦唐周渭齊七政賦曰：天之垂象，今無臭無聲，君之

增賦唐周渭齊七政賦曰：天之垂象，今無臭無聲，君之

增賦唐周渭齊七政賦曰：天之垂象，今無臭無聲，君之

增賦唐周渭齊七政賦曰：天之垂象，今無臭無聲，君之

增賦唐周渭齊七政賦曰：天之垂象，今無臭無聲，君之

增賦唐周渭齊七政賦曰：天之垂象，今無臭無聲，君之

增賦唐周渭齊七政賦曰：天之垂象，今無臭無聲，君之

和舊器，王蕃《渾天說》曰：渾儀義和，升椎重寶，孝經

折其玉，升失其金，推注云。

玉升金，推渾儀之重寶也。

渾儀五

增詩元揭後斯題宋沈存中所鑄銅儀詩曰：法象坤儀

重來從汴水，遷飛龍，纏四極，黃道界中天，望絕秋毫永

循環太古前，荒臺明月夜，應有滌滌溪。

增賦唐周渭齊七政賦曰：天之垂象，今無臭無聲，君之

增賦唐周渭齊七政賦曰：天之垂象，今無臭無聲，君之

增賦唐周渭齊七政賦曰：天之垂象，今無臭無聲，君之

增賦唐周渭齊七政賦曰：天之垂象，今無臭無聲，君之

增賦唐周渭齊七政賦曰：天之垂象，今無臭無聲，君之

立德兮赫赫明明將同符而合矩在璿璣與玉衡故運
彼四時寒燠隨其建指齊其七政有道感於無情故使
黎民於變萬物由庚神不秘其福地不愛其禎原其天
斯覆兮地斯載播羣芳而作主日陽德兮月陰靈俾五
星而爲輔諒無私於燭照或任晦於煙雨國風可仰守
官方贊於義和人力不侔杖策已疲於夸父夫能文者
政乃不乏示寰瀛之大法運天者道在於乾占日月之
初躔旣推歷以生律亦鈎深而索元徒觀其如璧之合
如珠之聯甲子不迷符太初之朝旦精意以享同肆類
於昊天七政匪差萬邦攸共採石氏之經聽疇人之頌

遠而望也粲粲映非雲之雲默而識之昭昭爲非用之
用歲在木而循度鎮居中而不攜熒惑無犯於奮若太
白莫陵於攝提將不盈而不縮豈乍高而乍低故我后
所以引唐堯而作式指虞舜而思齊動於天兮德有一
麗於天兮曜有七四海以之升平千箱以之克實豈比
見暈珥適背之狀語怪變雲氣之質非訓俗以齊人徒
廢時而亂日客有從筆硯而未達懷忠信而待命望時
莫於朝階知如春之聖政切味談天之辨庶俾觀象之
詠 楊炯渾天賦曰原夫杳杳冥冥天地之精混混沌
沌陰陽之本何大虛之無礙俾造化之多端南溟玉室

之宮爰皇是宅西極金臺之鎮上帝攸安地則方如棊局天則圓似彈丸天之運也一北而物生一南而物死地之平也影短而多暑影長而多寒太陰當日之衝也成其薄蝕衆星傳月之光也因其波瀾乾坤闔闢天地成矣動靜有常陰陽行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文變化形矣部之以三門張之以八紀其周天也三百六十五度其去地也九萬一千餘里日居而月諸天行而地止載之以氣浮之以水生之育之長之畜之亭之毒之蓋之覆之天聰明也聖人得之天垂象也聖人則之其道也不言而信其神也不怒

而威驗之以衡軸考之以樞機三十五官有羣生之繫命一十二次當下土之封畿中衡外衡每不召而自至黃道赤道亦殊塗而同歸表裏見伏聖人於是乎發揮分至啟閉聖人於是乎範圍可以窮理而盡性可以極深而研幾天有北斗杓攜龍角魁枕參首天有北辰衆星環拱天帝威神尊之以耀魄配之以勾陳有四輔之上相有三公之近臣華蓋巖巖俯臨於帝坐離宮奕奕旁絕於天津列長垣之百堵啟閭闔之重闈文昌拜於大將天理囚於貴人泰階平而君臣穆招搖指而天下春東宮則析木之津壽星之野箕爲傲客房爲駟馬天

王對於攝提皇極臨於宮者左角右角兩曜之所巡行
陰間陽間五星之所次舍後宮掌於蕃息太子承於冢
社宗人宗正內外敦叙於家邦市樓市垣貨殖畢陳於
天下北宮則靈龜潛匿騰蛇伏藏瓠瓜宛然而獨處織
女終朝而七襄登漸臺而顧步御輦道而徜徉聞雷霆
之隱隱聽枹鼓之礧礧南斗主爵祿東壁主文章須女
主布帛牽牛主關梁羽林之軍所以除暴亂壘壁之陣
所以備非常四宮則天潢咸池五車三柱奎爲封豕參
爲白虎胃爲天倉婁爲衆聚旄頭之北宰制其邊陲天
畢之陰蓄洩其雷雨大陵積尸之肅殺參旗九旄之部

伍樵蘇之地出入於園苑萬億之資填積於倉庾南宮
則黃龍賦象朱鳥成形五帝之坐三光之庭傷成於鉞
誅成於質福成於井德成於衡執法者廷尉之曹大夫
之象少微者儲君之位處士之星天弧直而狼顧軍市
曉而雞鳴三川之郊鶉火通其耀七澤之國翼軫寓其
精南河象闕於是乎增峻左轄邊荒於是乎自寧乃有
金之散氣水之精液法清渭之橫橋像昆明之刻石歲
時占其水旱滄溟應其潮汐織女之室漢家之史可尋
飲牛之津海畔之人易覲日也者衆陽之長人君之尊
天雞曉唱靈鳥晝跋扶桑臨於大海若木照於崑崙太

平太蒙所以司出入南至北至所以節寒溫龍山銜燭不能議其光景夸父弃策無以方其駿奔月也者羣陰之紀上天之使異姓之王后妃之事方諸對而明水洽重暈匝而邊風馱裁盈蚌蛤則虜騎先侵適鬪麒麟則暗虎潛值五星者木爲重華火爲熒惑鎮居戊巳斯爲土德太白主西辰星主北俯察人事仰觀天則比參右肩之黃如奎大星之黑五材以之致用七政於焉不忒同舍而有四方分天而利中國赤角犯我城黃角天之爭五星同色天下偃兵趨前舍爲贏退後舍爲縮贏則侯王不寧縮則軍旅不復或向而或背或遲而或速金

火犯之而甚憂歲鎮居之而有福觀衆星之部署歷七曜之驅馳定天下之文所以通其變見天下之蹟所以象其宜然後播之以風雨成之以霜霰或吐霧而蒸雲或擊雷而奔雷一旬而太平感膚寸而天下遍白日爲之晝昏恒星爲之不見爾乃重明合璧五緯連珠青氣夜朗黃雲晝扶握天鏡授河圖若曰賜之以福此明王聖帝之休符至如怪雲被氣冬雷夏雪日暈長虹星芒伏翳陰有餘而地動陽不足而天裂若曰懼之以災此昏主亂君之妖孽昔者顓頊之命重黎司天而司地陶唐之分叔仲宅西而宅東其後宋有子韋鄭有裨竈魏

有石氏齊有甘公唐都之推星王朔之候氣周文之視
日吳範之占風有以見天地之情狀識陰陽之變通靈
心不測神理難詮日何爲兮右轉天何爲兮左旋盤古
何神兮立天地巨靈何神兮造山川螟何細兮師曠清
耳而不聞離婁拭目而不見鵬何壯兮搏扶搖而翔九
萬運海水而擊三千龜與蛇兮異其短長之質椿與菌
兮殊其小大之年鐘何鳴而應霜氣劍何仗兮上星纏
列子何方御風而有待師門何術驗火而登仙魯陽麾
戈兮轉於西日陶侃折翼兮登於上元女何怨兮爲精
衛帝何恥兮爲杜鵑爭疆理者有零陵之石聞絃歌者

有蓋山之泉若怪神之不語夫何述於此篇以天乙之
武也焦土而爛石以唐堯之德也襄陵而懷山以顏回
之仁也居在於陋巷以孔丘之聖也情希於執鞭馮唐
入於郎署也兩君而未識揚雄在於天祿也三代而不
遷桓譚思周於圖謀忽然不樂張衡術達於天地退而
歸田我無爲而人自化吾不知其所以然而然 李光
朝新渾儀賦曰國之神器名之渾儀法天之象知天之
爲雖考古以作則亦維新而成規琢璿爲衡範金爲蓋
其狀則小其用則大南極北極正其端隅上規下矩正
其內外繚繞黃道環迴紫宮斗居其北日起其東別度

數於分寸之內點星象於毫釐之中處動而能靜妙同
乎造化之意寂無以爲有用擬於陰陽之功有象必見
惟幽是通乃知近能則遠合下正則上同因之以言寶
曆遂乃授乎人時以通天下之志以斷天下之疑違之
則失信之無欺聖也智也念茲在茲四時以之咸序萬
物以之攸理弦望之候不愆寒暑之期可紀測天地之
否泰知陰陽之終始述作固稱於帝王司存乃歸於太
史倚此成器爲國之寶通幽洞微贊我皇道 又曰夫
象之大者曰天地理之廣者曰陰陽分八極懸三光不
言而化有形而彰雖羲氏代掌初聞乎欽若而疇人離

散覆亂其紀綱魏滅晉紹易齊爲梁莫革其弊有失其
方將以事極則反否泰何常故渾儀之制而新之我皇
則天工協謀臯氏畢至燭洪爐以效役鎔珍金以爲器
管之應一十二律同極爲期天之列二十八宿各分爾
位然仰觀俯察以參以稽森羅乎象緯窮極乎端倪視
朔於初時必書於雲物履端於始歲如得乎攝提候月
旣殊於莫草測景方異乎土圭侔漢歷之累黍不失同
舜年之風雨不迷且如人之常性也重更改貴因循罔
知失善是與謀新更苟有利何憚釐革循苟有失何必
相因故天垂象聖人以審度歷乖次聖人以創陳亦將

利物安下適時補政齊上方之斗極爲來代之龜鏡其
意旣美於斯爲盛恐貽誚於不談故形之乎賦詠
增說後漢張衡渾儀說曰赤道橫帶渾天之腹去極九
十一度十分之五黃道斜帶其腹出赤道表裏各二十
四度故夏至去極六十七度而強冬至去極百一十五
度亦強也然則黃道斜截赤道者則春分秋分之去極
也今此春分去極九十少秋分去極九十一少者就夏
曆景去極之法以爲率也上頭橫行第一行者黃道進
退之數也本當以銅儀日月度之則可知也以儀一歲
乃竟而中間又有陰雨難卒成也是以作小渾盡赤道

黃道乃各調賦三百六十五度四分之一從冬至所在
始起令之相當值也取北極及衡各試極之爲軸取薄
竹篾穿其兩端令兩穿中間與渾半等以貫之令察之
與渾相切摩也乃從減半起以爲八十二度八分之五
盡衡減之半焉又中分其篾拗去其半令其半之際正
直與兩端減半相直令篾半之際從冬至起一度一移
之視篾之半際夕多黃赤道幾也其所多少則進退之
數也從北極數之則元極之度也各分赤道黃道爲二
十四氣一氣相去十五度十六分之七每一氣者黃道
進退一度焉所以然者黃道直時去南北極近其處地

小而橫行與赤道且等故以篋度之於赤道多也設一氣令十六日皆常率四日差少半也令一氣十五日不能半耳故使中道三日之中若少半也三氣一節故四十六日而差令三度也至於差三之時而五日同率者一其寔節之間不能四十六日也今殘日居其策故五日同率也其率雖同先之皆強後之皆弱不可勝計取至於三而復有進退者黃道稍斜於橫行不得度故也春分秋分所以退者黃道始起更斜矣於橫行不得度故也亦每一氣一度焉三氣一節亦差三度也至三氣之後稍遠而直故橫行得度而稍進也立春立秋橫行

稍退矣而度猶云進者以其所退減其所進猶有盈餘未盡故也立夏立冬橫行稍進矣而度猶云退者以其所進增其所退猶有不足未畢故也以此論之日行非有進退而以赤道重廣黃道使之然也本二十八宿相去度數以赤道爲強耳故於黃道亦進退也冬至在斗二十一度少半最遠時也而此曆斗二十度俱百一十五強矣冬至宜與之同率焉夏至在井二十一度半強最近時也而此曆井二十三度俱六十七度強矣夏至宜與之同率焉

原表宋顏延之上渾天銅儀表曰大軍在路肆觀奇秘

歷代異寶旋及王府

增議宋沈括渾儀議曰五星之行有疾舒日月之交有見匿求其次舍經躔之會其法一寓於日冬至之日日之端南者也日行周天而復集於表銳凡三百六十有五曰四分日之幾一而謂之歲周天之體日別之謂之度度之離其數有二日行則舒月行則疾會而均別之曰赤道之度日行自南而北升降四十有八度而迤別之曰黃道之度度不可見其可見者星也日月五星之所由有星焉當度之畫者凡二十有八而謂之舍舍所以挈度度所以生數也度在天者也謂之璣衡則度在

器度在器則日月五星可以搏乎器中而天無所豫也天無所豫則在天者不為難知也自漢以前為曆者必有璣衡以自驗跡其後雖有璣衡而不為曆作為曆者亦不復以器自考氣朔星緯皆莫能知其必當之數至唐僧一行改步大衍曆法始復用渾儀參貫故其術所得比諸家為多臣嘗歷考古今儀象之法虞書所謂璿璣玉衡唯鄭康成粗記其法至洛下閎製圓儀賈逵又加黃道其詳皆不存於書其後張衡為銅儀於密室中以水轉之蓋所謂渾象非古之璣衡也吳孫氏時王蕃陸績皆嘗為儀及象其說以謂舊以二分為一度而患

洪鑑卷之三十六
星辰稠穢張衡改用四分而復推重難運故蕃以三分
為度周丈有九寸五分寸之三而具黃赤道焉績說以
天形如鳥卵小楕而黃赤道短長相害不能應法至劉
曜時南陽孔定製銅儀有雙規正距子午以象天有橫
規判儀之中以象地有持規斜絡天腹以候赤道南北
植幹以法二極其中乃為游規窺管劉曜太史令鼂崇
斛蘭皆嘗為鐵儀其規有六四常定一象地一象赤道
其二象二極乃定所謂雙規者也其制與定法大同焉
唯南北柱曲抱雙規下有縱衡水平以銀錯星度小變
舊法而皆不言有黃道疑其失傳也唐李淳風別為圓

儀三重其外曰六合有天經雙規金渾緯規金常規次
曰三辰轉於六合之內圓徑八尺有璿璣規月游規所
謂璿璣者黃赤道屬焉又次曰四游南北為天樞中為
游筩可以升降游轉別為月道旁列二百四十九交以
攜月游而一行以為難用而其法亦亡其後率府兵曹
梁令瓚更以木為游儀因淳風之法而稍附新意詔與
一行雜校得失改鑄銅儀古今稱其詳確至道中初鑄
渾天儀於司天監多因斛蘭鼂崇之法皇祐中改鑄銅
儀於天文院始用令瓚一行之論而去取交有失得臣
今輯古今之說以求數象有不合者十有三事其一舊

說以謂今中國於地爲東南當令西北望極星置天極不當中北又曰天常傾西北故極星不得居中臣謂以中國觀之天常北倚可也謂極星偏西則不然所謂東西南北者何從而得之豈不以日之所出者爲東而日之所入者爲西乎臣觀古之候天者自安南都護府至浚儀大岳臺纔六千里而北極之差凡十五度稍北不已庸詎知極星之不直人上也臣嘗讀黃帝素問書立於午而面子立於子而面午至於自卯而望酉自酉而望卯皆曰北面立於卯而負酉立於酉而負卯至於自午而望南自子而望北則皆曰南面臣始不諭其理逮

今思之乃常以天中爲北也常以天中爲北則蓋以極星常居天中也素問尤爲善言天者今南北纔五百里則北極輒差一度以上而東南西北數千里間日分之時候之日未嘗不出於卯半而入於酉半則又知天樞既中則日之所出者定爲東日之所入者定爲西天樞則常爲北無疑矣以衡窺之日分之時以渾儀抵極星以候日之出沒則在卯酉之半少北此殆放乎四海而同者何從而知中國之爲東南也彼徒見中國東南皆際海而爲是說也臣以爲極星之果中果非中皆無足論者彼北極之出地千里之間所差者已如是又安知

其茫昧幾千萬里之外耶今直當據建邦之地人目之所及者裁以爲法不足以爲法者宜置而勿議可也其二曰絃平設以象地體今渾儀置於崇臺之上下瞰日月之所出則絃不與地際相當者臣詳此說雖粗有理然天地之廣大不爲一臺之高下有所推遷蓋渾儀考天地之體有寔數有準數所謂實者此數即彼數也此移尺彼亦移尺之謂也所謂準者以此準彼此之一分則準彼之幾千里之謂也今臺之高下乃所謂實數一臺之高不過數丈彼之所差者亦不過此天地之大豈數丈足累其高下若衡之低昂則所謂準數者也衡移

一分則彼不知其幾千里則衡之低昂當慎而臺之高下非所當卹也其三月行之道過交則入黃道六度而稍却復交則出於黃道之南亦如之月行周於黃道如繩之繞木故月交而行日之陰則日爲之虧入蝕法而不虧者行日之陽也每月退交二百四十九周有奇然後復會今月道旣不能環繞黃道又退交之漸當每日差池今必候月終而頓移亦終不能符會天度當省去月環其候月之出入專以曆法步之其四衡上下二端皆徑一度有半用日之徑也衡端不能全容日月之體則無由審日月定次欲日月正滿上衡之端不可動移

此其所以用一度有半爲法也下端亦一度有半則不然若人目迫下端之東以窺上端之西則差幾三度凡求星之法必令所求之星正當穿之中心今兩端旣等則人目遊動無因知其正中今以鈎股法求之下徑三分上徑一度有半則兩竅相覆大小略等人目不搖則所察自正其五前世皆以極星爲天中自祖亘以璣衡窺考天極不動處乃在極星之末猶一度有餘今銅儀天樞內徑一度有半乃謬以衡端之度爲率若璣衡端平則極星常遊天樞之外璣衡小偏則極星乍出乍入今攢舊法天樞乃徑二度有半蓋欲使極星遊於極中

也臣考驗極星更三月而後知天中不動處遠極星乃三度有餘則祖亘窺考猶爲未審今當爲天極徑七度使人目切南極望之極星正循北極裏周常見不隱天體方正其六令攢以辰刻十干八卦皆刻於紘然紘正平而黃道斜運當子午之間則日徑度而道促卯酉之際則日逆行而道舒如此辰刻不能無謬新銅儀則移刻於緯四游均平辰刻不失然今攢天中單環直中國人頂之上而新銅儀緯斜絡南北極之中與赤道相直舊法設之無用新儀移之爲是然當側規如車輪之牙而不當衡規如鼓陶其旁迫狹難賦辰刻而又蔽映星

度其七司天銅儀黃赤道與絃合鑄不可轉移雖與天
運不符至於窺測之時先以距度星考定三辰所舍復
運遊儀抵本宿度乃求出入黃道及去極度所得無以
異於令瓚之術其法本於鼂崇斛蘭之舊制雖不甚精
纏而頗爲簡易李淳風嘗謂斛蘭所作鐵儀赤道不動
乃如膠柱以考月行差或至十七度少不減十度此正
謂直以赤道候月行其差如此今黃赤道度再運遊儀
抵所舍宿度求之而月行則以月歷每日去極度筭率
之則不可謂之膠也新法定宿而變黃道此定黃道而
變宿但可賦三百六十五度而不能具餘分此其爲略

也其八令瓚舊法黃道設於月道之上赤道又次月道
而瓚最處其下每月移交則黃赤道輒變今當省去月
道徙瓚於赤道之上而黃道居赤道之下則二道與衡
端相迫而星度易審其九舊法規環一面刻周天度一
面加銀丁所以施銀丁者夜候天晦不可目察則以手
切之也古之人以璿爲之璿者珠之屬也今司天監三
辰儀設齒於環背不與橫簫會當移列兩旁以便參察
其十舊法重瓚皆廣四寸厚四分其他規軸重樸拙不
可旋運今小損其制使之輕利其十一古之人知黃道
歲易而不知赤道之因變也黃道之度與赤道之度相

偶者也黃道徙而東則赤道不得獨膠今當變赤道與黃道同法其十二舊法黃赤道平設正當天度掩蔽人目不可占察其後乃別加鑽孔尤為拙謬今當側置少偏使天度出北際之外自不凌蔽其十三舊法地紘正絡天經之半凡候三辰出入則地際正為地紘所伏今當徙紘稍下使地際與紘之上際相直候三辰伏見專以紘際為法自當默與天合

增論宋何承天論王蕃渾天體曰詳尋前說因觀渾儀研求其意有以悟天形正員而水周其下言四方者東暘谷日之所出西至濛汜日之所入莊子又云北溟之

魚化而為鳥將徙於南溟斯亦古之遺記四方皆水證也四方皆水為之四海凡五行相生於金是故百川發源皆自山出由高趨下歸於注海日為陽精光耀炎熾一夜入水所經燋竭百川歸注足於補復故旱不為減浸不為益徑天之數蕃說近之又曰周天三百六十五度三百四分之七十五天常西轉一日一夜過周一度南北二極相去一百一十六度三百四分度之六十五彊即天經也黃道表帶赤道春分交於奎七度秋分交於軫十五度冬至斗十四度半彊夏至井十六度半從北極扶天而南五十五度彊則居天四維之中最高

處也即天頂也其下則地中也 宋闕名氏渾天辨疑
論曰前代之論天體者曰如彈丸曰如雞子曰如倚蓋
曰如蟻磨要之皆不外夫渾天之制夫渾天者狀如彈
丸是也所謂如雞子者謂天包地外如雞子之白地居
天內如雞子之黃此蓋論天包乎地內外周密之意耳
言不盡意故以雞子為喻特取其內外之相包未嘗言
天之體形如雞子之長也如倚蓋者謂天之中央在人
之北形如倚蓋然此乃論北極所在為天之中云耳言
不盡意故以倚蓋為喻特取夫列宿之拱極如蓋之張
列於旁而湊其中耳未嘗言天如倚蓋之形北狹而南

廣有北而無南也如蟻磨者謂天道西行而最速七政
東行而最遲天運如磨七政如蟻七政東行以其行遲
故天帶之而西沒此論七政與天相運之意耳言不盡
意故喻以蟻還磨焉蓋取其運行遲速之相若固未嘗
言天體如磨之平旋自東而南自西而北也渾天之制
狀如彈丸以言其內外之包則兼取乎雞子以言其天
中所在則兼取乎倚蓋以言其七政與天相運而有遲
速則又兼取乎蟻磨如此而論可謂之詳且備矣

刻漏一

原說文曰漏以銅盛水刻節晝夜百刻 增玉海曰黃

帝創觀漏水制器取則以分晝夜其後因以命官周禮挈壺氏則其職也 又曰堯分命羲仲令居治東方於日晝夜中分刻漏正等天星朱鳥南方七宿合昏畢見以此天之時候調正仲春之氣 **原**周官曰挈壺氏掌壺皆以水火守之分以日夜及冬則以火爨鼎水而沸之而沃之 鄭元注曰冬水凍故以火 又曰凡軍事懸壺以序聚櫟 懸壺以為漏也以次序 **增**詩序曰東方未明刺無節也朝廷興居無節號令不時挈壺氏不能掌其職焉 漢書前歷志曰公孫卿奏議造漢歷立晷儀下漏刻以追二十八宿相距於四方 漢禮儀志曰

夜漏未盡七刻鐘鳴受賀 後漢律歷志曰和帝永平十四年太史霍融上言官漏刻率九日增減一刻不與天相應或時至差二刻半不如夏歷密乃詔用夏曆漏刻隨日南北為長短 **原**邯鄲五經析疑曰漢制又以先冬至三日晝冬至後三日晝漏四十五刻夜五十五刻先夏至三日晝夏至後三日晝漏六十五刻夜三十五刻 衛宏漢舊儀曰夜漏起宮門之外衛士擊刁斗以傳五夜皇城之內衛士周廬擊木柝護呼備水火按五夜甲夜乙夜丙夜丁夜戊夜也 宋元嘉起居注曰以日出入定晝夜冬至晝四十刻夏至夜亦宜四十刻

儀師部

洪鑑類山卷三百二十九

渾儀

三

夏至晝六十刻冬至夜亦宜六十刻春秋分晝夜各五十刻今減夜限日出前日入後昏明際各二刻半以益晝夏至晝六十五刻冬至晝四十五刻二分晝五十五刻而已

增宋志曰元嘉二十五年何承天奏今既改用元嘉曆漏刻與先不同宜應改革按景初曆春分日長秋分日短相承所用漏刻冬至後晝漏率長於冬至前且長短增減進退無漸非惟先法不精亦各傳寫謬誤今二至二分各據其正則至之前後無復差異更增損舊刻參以晷影刪定為經改用二十五箭請臺勒漏郎將考驗施用從之

原梁漏刻經曰漏刻之作蓋肇

於軒轅之日宣乎夏商之代又云至冬至晝漏四十五刻冬至之後日長九日加一刻以至夏至晝漏六十五刻夏至之後日短九日減一刻或秦之遺法漢代施用

增通典曰梁天監六年以舊漏乖舛勅員外郎祖常制之漏刻成太子中舍人陸倕為文焉 隋天文志曰刻漏者測天地正儀象之本也陳文帝天嘉中亦命舍人牛史造漏依古百刻為法周齊因循魏漏晉宋梁大同竝以百刻分於晝夜隋初用周朝尹公正馬顯祖曠所造漏經至開皇十四年鄜州司馬袁克上晷影漏刻以景平儀均布十二辰立表隨日影所指辰刻以驗漏

水之節十二辰刻互有多少時正前後刻亦不同其二
至二分用箭辰刻之法令列之袁克素不曉渾天黃道
去極之數其於施用未爲精密十七年張胃元用後魏
渾天鐵儀測知春秋二分日出卯酉之北不正當中何
承天所測頗同仁壽四年劉焯上皇極曆胃元及焯漏
刻竝不施行然其法制著在曆術最爲詳密大業初耿
詢作古欹器以漏水注之獻於煬帝善之 唐車服志
曰太極殿前刻漏所亦以左契給之右以授承天門監
門晝夜勘合然後鳴鼓 唐曆制曰大衍曆五曰步軌
漏術陟降率漏刻冬至降七十八二十七刻二百三十

分至大雪陟七十八二十七刻百三十五分陟降不等
皆以三日爲限各置初日陟降率依限次損益之二至
各於其地下水漏以定當處晝夜刻數乃相減爲冬夏
至差刻半之以加減二至晝夜刻數爲定春秋分初日
晝夜刻數乃置每氣消息定數 宋會要曰漏刻之法
有水秤以木爲衡衡上刻疏之曰天河其廣長容水箭
箭有四以木爲之長三尺有五寸著時刻更點納於天
河中晝夜更用之 又曰天聖八年燕肅上蓮花漏法
其制琢石爲四分之壺刻木爲四分之箭以測十二辰
二十四氣四隅十干洎百刻分布晝夜成四十八箭其

箭一氣一易二十四氣各有晝夜故四十八箭又爲水
匱置銅湯烏引水下注銅荷中插石壺旁銅荷承水自
荷茄中溜瀉入壺壺上當中爲金蓮華覆之華心有竅
容箭下插箭首與蓮心平渴烏漏下水入壺一分浮箭
上湧一分至於登刻盈時皆如之續文獻通考曰元
燈漏之制高丈有七尺架以金爲之其曲梁之上中設
雲珠左日右月雲珠之下復懸一珠梁之兩端飾以龍
首張吻轉目可以審平水之緩急中梁之上有戲珠龍
二隨珠俛仰又可以察進水之均調凡此皆非徒設也
燈毬雜以金寶爲之內分四層上環布四神旋當日月

參辰之所在左轉日一週次爲龍虎鳥龜之象各居其
方依刻跳躍饒鳴以應於內又次週分百刻上列十二
神各執時牌至其時四門通報又一人當門內常以手
指其刻數下四隅鐘鼓鉦饒各一人一刻鳴鐘二刻鼓
三鉦四饒初正皆如是其機發隱於櫃中以水激之

刻漏二

增東方朔別傳曰武帝常飲酎以八月九月中禾稼盛
熟夜微行漏下水十刻乃出
原後漢張衡漏水轉渾
天儀制曰以銅爲器再疊差置實以清水下各開孔以
玉虬吐漏水入兩壺右爲夜左爲晝殷夔漏刻法曰

為器三重圓皆徑尺差立於方輿踟躅之上漏水皆於器下為金龍口吐水轉注入踟躅經緯之中流於衡渠之下蓋上鑄金人為司辰具衣冠以兩手執箭東觀漢記曰樊楚每當直事常晨駐車待漏吳錄曰吳範善占候知風氣關羽將降孫權問範範曰期明日中權立表下漏以待之及中不至權問其故範曰未正中頃之有風動帷範曰羽至矣外稱萬歲傳言得羽矣增蕭子雲東宮雜記曰梁天監六年上造新漏以臺舊漏給官漏銘云咸和七年會稽山陰令魏丕造即會稽內史王舒所獻漏也齊書曰武帝時內宮深隱不聞端

門鼓漏聲置鐘於景陽樓上應五鼓及三鼓宮人聞鐘聲早起粧飾後魏書曰自魏初大將行兵長孫嵩拒宋武奚斤征河南俱給刻漏隋書曰隋文帝每雞人伺漏傳籤於殿中者令投籤於階石上鎗然有聲云吾雖得眠亦令驚覺又曰隋煬帝造馬上刻漏以從行辨時刻揆日晷又曰耿詢作馬上刻漏世稱其妙煬帝即位進古欵器帝善之又曰宇文愷作候影分箭上水方器置於東都乾陽殿前鼓下司晨唐書曰拂菻國樓中懸一大金秤以金丸十二枚屬於衡端以候日之十二時又為一金人立於側每至一時其金丸輒

落鏗然發聲引唱以紀時日毫釐無失 又曰德宗延英殿名對雖大臣率漏下二三刻止韋渠牟每奏事輒五六刻乃罷 又曰憲宗延英議論漏下率五六刻方退 唐國史補曰越僧僧徹得蓮花漏於廬山傳江西觀察使韋丹初惠遠以山中不知更漏乃取銅葉製器狀如蓮花置水盆上底孔漏水半之則沉每晝夜十二沉為行道之節 高僧傳曰釋慧要尤長巧思山中無刻漏乃於泉水中立十二葉芙蓉因流波轉以定十二時晷景無差 元文類曰郭守敬於世祖朝進七寶燈漏大明殿每朝會張設之其中鐘鼓皆應時自鳴

刻漏三

原權器 衡渠 李蘭漏刻法曰以器貯水以銅為渴鳥狀如鈎曲一斤 流珠 把箭 李蘭刻漏

入灌器漏水一升秤重一斤 流珠 把箭 李蘭刻漏

時經一刻下詳刻漏二斤 流珠 把箭 李蘭刻漏

壺玉管流珠馬上奔馳行漏流珠水銀別名張衡漏 流珠 把箭 李蘭刻漏

水轉渾天儀制曰以左手把箭右手指刻以別天時早晚 流珠 把箭 李蘭刻漏

蓋上鑄金人為司辰 桓譚新論曰余為郎郎典刻 流珠 把箭 李蘭刻漏

漏燥濕寒溫旋轉異度有昏明晝夜參以畧景 流珠 把箭 李蘭刻漏

史金徒 晉起居注曰考武太元十二年有司奏儲宮初建未有漏刻宜參詳永安宮銅漏刻置漏

刻史 人居左 張衡漏水利曰鑄金仙 三鼓 一鐘 舊儀曰

立夏立秋書六十二刻夏至晝六十五刻夜漏不盡五

刻擊五鼓夜漏不盡三刻擊三鼓 鄴道元水經注曰

洛陽金墉城東門曰含春門北有退門城上四

面列觀五十步睥睨居室置一鐘以和漏鼓也

增傳

儀飾部 增傳

點 報程 唐李義山詩曰玉壺傳點咽銅龍 唐詩郵
首 滴花 催曉 唐溫庭筠詩曰五夜漏聲催曉箭
四分箭 五斗瓶 漏上詳刻漏二天地之外 寒暑日月之晦明混
淪旁薄于八十三萬七千里之瓶 女史星 挈壺氏
而不能逃三尺之箭五斗之瓶 仙叟乘矢 玉女
天文要集曰女史一星在柱下西 樽瀉流仙叟乘矢
捧籌 漢王褒洛都賦曰挈壺司刻漏樽瀉流仙叟乘矢
元至正中順帝自製宮漏高六尺廣半之造木為價
藏壺其中運水上而下噴上設三聖殿價懸鐘一懸鉦
刻籌時至輒浮水上而左右二金甲神一懸鐘一懸鉦
夜則神人自能按更而擊無分毫差鳴鐘六人立宮前
側者皆自翔舞價之東西有日月宮飛仙六人立宮前
遇子午時自能耦進度仙橋達三聖殿復退立如前其
精巧絕出人意 金狄守更 瓊籤報曙 唐李商隱詩
皆前所未有

鑄金 狄守更籌 唐溫庭 廬山蓮花 泉水芙蓉 俱
鑄詩曰唯恐莫裁報天曙
刻漏 二

刻漏四

增 玉虬 金龍 俱詳刻 銅鉢 文獻通考曰隋大業行
設刻漏如桶衡首垂銅鉢末有鉢 牙牌 東京夢華錄
象漆櫃貯水渴鳥注水入鉢中 唱漏 唐六典曰隋置漏
設兩樓上有一大史局保章正 唱漏 唐六典曰隋置漏
測驗刻漏遠時刻執牙牌奏 唱漏 唐六典曰隋置漏
節以時司 稱漏 法有二曰浮漏曰古刻漏之 螭漏 文
通考曰宋司 蓮漏 詳刻 輶彈 小學紺珠曰薛季宣
天臺半蠟漏 浮箭 又曰刻漏曰浮箭詳沈 者其
法有四銅壺香 浮箭 又曰刻漏曰浮箭詳沈 者其
篆圭系輶彈 測天地漏俱詳刻 金丸候日 漏二 渴鳥引水
晝夜 測天地漏俱詳刻 金丸候日 漏二 渴鳥引水

義飾部 刻漏

詳刻漏一其儀貌**原**董賢傳漏漢書曰董賢隨太子官為郎傳漏

為黃門郎孫權立表詳刻**增**張蒼循古隋志曰漢

多政制酒霍融用夏詳刻**原**孔壺為漏浮箭為刻漢

書律曆志曰孔壺為漏浮箭為刻**增**燒燭知夜刻燭

下漏數刻以考中星昏明生焉**增**夜漏鼓鳴晝漏鐘鳴漢雜事曰鼓以

則起晝漏壺**增**每刻擊鼓每辰撞鐘唐開元中詔僧

立鐘鳴則息**增**每刻擊鼓每辰撞鐘一行與梁丘贊

撞鐘又會要曰張思訓所作本儀起為樓臺之狀以木

辰自執鈴撞鐘擊鼓十二**原**冬晝四十一刻春夜五十

四刻**增**元漢書舊儀曰冬至晝四十一刻後九日加

嘉二十五箭蓮花四十八箭**原**金壺銀箭

白詩曰銀箭銅渾設象 玉漏授時 **增**難經百刻

金壺漏水多昏禮三商又曰尚書緯謂刻為商又注

難經百刻原分以陰陽明晦之時不忒 曠其晝夜短長之

數無逃 陰陽雖微天地之情可見 風雨如晦日夜

之度不迷 苟昏曉過度致盈縮之差 則寢興失時

有顛倒之刺

刻漏五

增詩元張翥寒漏明詩曰寒漏明時一聆夜長不能寐

月色明階庭西風落葉爭秋聲鷄啼未啼霜滿城城中

有思婦正促征衣成東家西家砧杵急使我起坐時時

儀節四

刻漏

驚歸心如廢弓屢折不可繁寒漏明時一聆

原賦晉陸機漏刻賦曰偉聖人之制器妙萬物而爲基形罔隆而弗包理何遠而不之寸管俯而陰陽効其誠尺表仰而日月與之期元鳥懸而八風以情應玉衡立而天地不能欺既窮神以盡化又設漏以考時爾乃挈金壺以南羅藏幽水而北戢擬洪殺於編鐘順卑高而爲級激懸泉以遠射跨飛途而遙集伏陰蟲以承波吞恒流其如挹是故來象神造去猶鬼幻因勢相引乘靈自薦口納胸吐水無滯咽形微獨爾之緒逝若垂天之雷籠八極於千分度晝夜乎一箭抱百刻以駿浮仰胡

人而利見夫其立體也簡而効績也誠其假物也麗而致用也精積水不過一鍾導流不過一筵而周天者因其敏分地者賴其平微聽者假其察貞觀者借其明考計歷之潛慮測日月之幽情信探躋之妙術雖無神其若靈 梁鮑泉觀刻漏賦曰佩流歎於馳年纓華思於奔月結蘭苔以望楚弄參差以歌越撫凝肌於廷帶監彫容於髡髮景有墜而易昏憂無方而難歇歷玉階而升隩訪金壺之盈闕觀騰波之吞瀉視驚箭之登沒箭既沒而復登波長瀉而弗歸注沈穴而海漏射懸途而電飛墮戶牖而知天掩雲霧而測暉創百齡於織隱積

千里於空微彼崢嶸而行溢此冉冉而逾衰撫寸心而未改指分光而永違貫古今而并念信寡易而多難時不留乎激矢生乃急於走丸神怵迴而多慮心轉轉而甚歡望天涯而佇念擢雄劍而長歎嗟生民之永迷躬與後而皆恤死零落而無二生差池而非一

唐寶
翬漏賦曰易曰天垂象聖人則之備以人事法乎天時定損益之道察盈虛之期嗟歲運兮倏忽眷年容之逶遲景冉冉而難駐晷銖銖而在茲蓋以重金壺之器建銅史之司致用久而不易循環因而可推爾其漏之所作漏之所託至精至微惟寂惟寞水滴瀝而潛響箭差

池而靡錯俯通軒禁上應寥廓亘千門兮連萬戶左彤階兮右丹閣亂微唱於晨雞雜幽聲於夜鶴清清泠泠日殷烏星送春漏於重扃赫赫曈曈時方祝融傳夏漏於深宮的的綿綿明河爛然耿秋漏於涼天陰陰暗暗濃氛鬱沉轉冬漏於寒林觀夫修短之意見乎造化之心信晷刻之道廣知挈壺之用深故能度量萬物均分四序既不忒於盈縮亦無差於寒暑順之則千載可通逆之則寸陰是阻應乎日月合乎律呂蓋漏亡則時昧漏存則政舉寔邦國之是務諒樞衡之所與悲夫天轉氣流人生悠悠景有虧而有滿時或沉而或浮恥功名

之未立懼容華之先秋所以懷寶獻玉彈冠振裘歌聖
明而不已亦休暇於林丘 符子璋漏賦曰昔南正重
司天北正黎司地迎日推策舉分定至將以綱紀曆象
察明躔次筭氣候爲晝夜之刻立渾儀驗晦明之異故
歲時環迴而有準國家憲章以成事唐虞承用以大興
夏商恭行而無墜其後疇人失業挈壺不舉詩刺東方
之未明史書南風之乖序測辰屢錯於杓建揆景頗謬
於寒暑千官鮮視以權衡萬姓孰寧其安處何不謂漏
之既定而人自正漏之既衰而人自疑故有國者不可
以不明其事今上都咸陽理天下道歸簡易政被風雅

人皆得真事則無假至於掌漏尤足稱也其本則披甲
子而求範得黃鍾而下生如因三以窮數隔八以循行
課六曆之疎密齊七曜之經營俾攝提之有紀寔孟陬
之用成其器則方圓列陞高卑中度制陰蟲以吐輸設
靈蚪以水注銅史應其方金箭刻其數則於道如符契
之合精於微無黍累之誤每至雞人起唱鼙鼓相催九
重初曉千門以開國史奏事於平樂羣官謁帝於金臺
不失其度及時而迴自邇及遠識往知來漏之爲義實
大矣哉 又賦曰仰察天文俯觀地理參律呂而權度
審衡平而潛擬則閏餘之數乖歷攝提之運無紀空跡

馬遷之後竟絕邵平之美時運紛其鼎革禮術於焉中
圯樵夫恥王道之不談天子愍挈壺之闕史乃分建斯
官疇咨此職將啟閉合叙以繩平俾夙夜在公而端直
於是金徒抱箭銅史司刻遵靈蚪吐納之規揆抽繭高
卑之力信是模範可爲法則體象陰陽代爲作式故雜
人合唱洪殺無差鶴蓋成陰源流不息夫其開闢之勢
財成之規準度毫釐之末錙銖圭撮之儀則離婁失其
精思班匠亡其所爲將運功於不測當稱物以平施乃
若鑑持日夜書備明晦爰受授而是司考事事而必載
雲物順而端序寒暑成而不昧雖未代於天工亦無預

於權槩能收視返聽周流六虛策勤補拙寅亮三餘校
擊刀之有則均聚水之不疎察銅衡兮氣混混純積水
兮來徐徐臨泉非誠危之懼巢幕寧誠安之居是使名
勲合道彰國器於周書則知漏之爲器其大矣哉聖人
資之以端拱日月順之以行藏賢者不能減其分度智
者不能損其纖芒存之則雙美廢之則兩傷是用齊天
長兮地久均國祚兮無疆 顏舒刻漏賦曰原夫陰陽
遞運日月分馳星紀之輪環或爽律呂之疎密難知迨
皇王之有作命壺氏以緝規爰置水於刻漏載以火而
守之則晦明之期可準興寢之候無差爾其高卑列級

洪殺順理靈蚪蛇以俯開陰蟲矯而仰止上流注而不
竭下吞挹而無已既泓澄而泉澹亦驚激而波起則良
工之妙著焉睿括之心見矣是用斟乾晷測時變視盈
闕於金壺觀騰波於銀箭惟箭馳而壺減固流續而波
薦筒列之數與運而無乖輝景之移閉戶而可見懿其
節正斯代事沿徃牒信古徃而今來必用之而道叶罷
衣裳之顛倒配皇極而調燮不假軒閣之鳳凰何用堯
階之蕙英別有希榮片玉庇影環林驅疾風之早厲知
寒漏之已侵恐年華之不與更悄悄而傷心

原銘後漢李尤漏刻銘曰昔在先聖配天垂則仰釐七

曜俯順坤德乃建日官俾立漏刻昏明既序景曜不忒
唐命羲和敬授人時懸象著明帝以崇熙季末不虔德
衰於茲挈壺失節刺流在詩聖括稽古帝則是欽尺璧
非寶重此寸陰昧旦丕顯敬聽漏音思我王度如玉如
金 崔駰刻漏銘曰天德順動人以立信乃作斯策以
咸渥潤封傳今覽爰暨四極 晉孫綽漏刻銘曰二儀
貞運聖鑒通元數以器徵理以象宣乃制妙漏挈壺是
銓近取諸物遠贊自然累箇三階積水成淵淵滿則盈
乘虛赴下靈虬吐注陰蟲承瀉昏明無隱其晷度陰陽
是效其屈伸不下堂而天地理得設一器而萬事同倫

南齊陸倕新漏刻銘曰夫自天觀象昏旦之刻
未分治歷明時盈縮之度無進挈壺命氏遠哉羲用揆
景測辰徽宮戒井守以水火分茲日夜且今之官漏出
自會稽漏水違方導流乖則六日無辨五夜不分於是
俯察旁羅登臺升庫測於地四參以天一建武遺蠹咸
和餘舛金甯方圓之制飛流吐納之規變律改經一皆
懲革以考辰正晷測表候陰不謬圭撮無乖黍累又可
校運算之睽合分天地之邪正察四氣之盈虛課六律
之疎密永世貽則傳之無窮赫矣煥乎無得而稱也乃
詔小臣為其銘曰一寒一暑有明有晦神道無跡天工

空代乃置挈壺是惟熙載氣均衡石晷正權概世道交
喪禮術消亡遽遷水火爭倒衣裳擊刀舛次聚水乖方
爰究爰度時惟我皇方壺外次員流內襲洪殺殊等高
卑異級靈虬承注陰蟲吐喻倏忽往來鬼神出入微若
抽繭逝若激雷耳不輟音眼無流盼銅史司刻金徒抱
箭履薄非競臨淵罔戰授受靡讐登降弗爽惟精惟一
可法可象月不遁來日無藏往分似符契至猶影響合
昏暮卷蕙莢晨生尚辨天意猶測地情況我神造通幽
洞靈配等皇極為世作程 梁元帝漏刻銘曰玉衡稱
物金壺博施司南司火未符茲義帝曰欽哉納隍斯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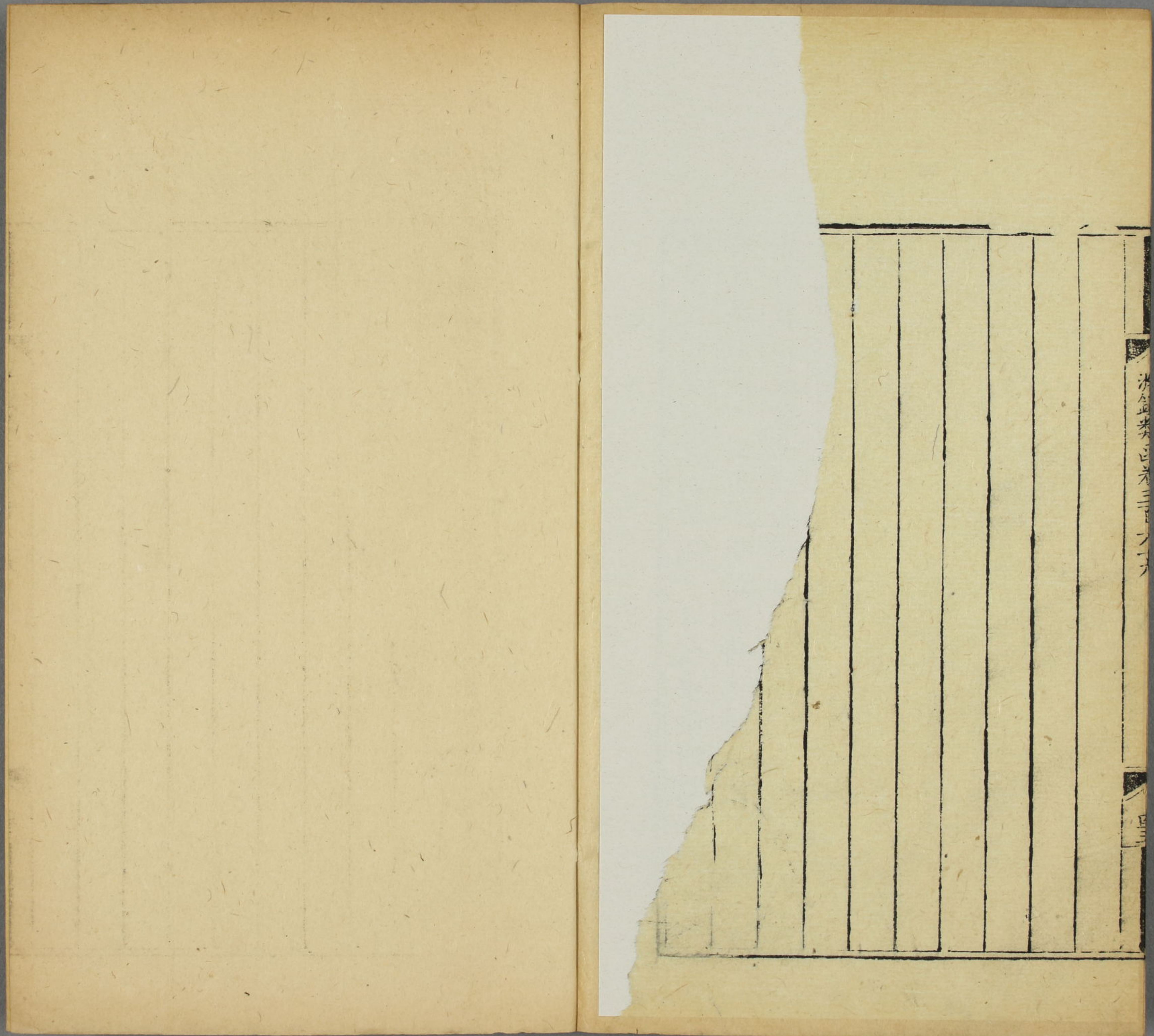
實惟簡在窮神體智宮槐晚合月桂宵暉清臺莫爽嶮
谷胥依七分六日五祀三微事齊幽贊乃會通幾碧海
有乾絳川猶竭飛流五色涓涓靡絕龍首旁注仙衣俯
裂箭不停晷聲無暫輟用天之貞分地之平如弦斯直
如渭斯清 周王褒漏刻銘曰竊以混元開闢天迴地
旋曆象運行暑來寒往二分同道烏靈正其昏夕兩至
相遇表圭測其長短雖則晦朔先後失於公羊之說次
舍盈縮惑於丘明之傳至乎出卯入酉黃道青緣季孟
相推啟閉從序挈壺掌分數之令太史陳立成之法軍
將以之懸井壺郎以之趨奏百王垂訓千祀餘烈者焉

銘曰元儀西運逝水東流甘川浴日深壑藏舟測茲秘
象是曰神謀出震治歷下武惟周忽微以測積空成數
圭表弗差光陰斯赴箭水無絕靈虬長注經寸日輪四
分天度器遵昔典景移新刻荆山既鐫昆吾且勒以福
眉壽百王垂則 **增**宋夏竦潁州蓮華漏銘曰極星建
中黃道管外度有邇遐時有明晦聖人觀象女史詒則
孔壺爲漏浮箭爲刻資始巧歷稽合小餘重黎是司羲
和是圖秦氏遺法漢京垂制歷世彌文舊規加麗玉虬
吐水分灌兩壺金龍轉注下激衡渠天道可觀神化無
跡日運波澄氣分箭易倚嗟燕君文學餘力博貫舊章

肇新景式象魏既登潼川既營建於青闈作於穎丞五
夜持宵三商定夕杪忽無差升降靡息意侔造化數窮
天地茫茫有生孰參其智於鑠聖宋世祚無疆刊此樂
石永憲萬方 王安石明州新修刻漏銘曰戊子王公
始治于明丁亥孟冬刻漏具成追謂屬人嗟汝予銘自
古在昔挈壺有職匪器則弊人亡政息其政謂何弗棘
弗遲君子小人興息維時東方未明自公召之彼寧不
勤得罪於時厥荒懈廢乃政之疵嗚呼有州謹哉維茲
維茲其中俾我後思 元姚燧漏刻鐘銘曰靈臺設簾
巍以尊元間大呂非其曩挈曠善鼓手自煩宮商良諧

等釜盆請無以聲以功論一日之中兩昕昏一鳴一刻
有度存九圍一圃折柳樊黔首時作時饗殮日月如是
相告敦三辰聽命循軌垣四序不忒迭寒暄萬物生翕
盈乾坤何獨治歷堙此源凝熙帝績高義軒積世而運
會而元吉金之舌慎莫捫輟響誰其代天言

淵鑑類函卷三百六十九



洪武年三月二十六

